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四)

霍布孫著  
傅東子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化進義主本資代近

(四)

著孫布省

譯東子傳

著名界世譯漢

# 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

## 第十章 金融業者

### 第一節 近代金融的起源和經濟性質

近代資本主義的結構趨於使金融業者時時增大他掌握的勢力，他是運用產業社會的貨幣機構的人們。他對於大企業常常是一個必要的人物：在古代和中世紀的世界金融業者以多量的金錢支應國王、大貴族或大僧侶的緊急需要，供給海陸軍遠征的費用，並助長需要商業資本的企業的大組織。小金融業者，充當放高利債或貸金業者的，牠們的生活時時都仰靠農民、工匠及小產業階級的不幸和非常事變。但迄至近代產業方法的發達需要資本巨大地、自由地、各種樣地、注入生產事業的許多脈路內時，金融業者尚未能從事於取得他現在在我們經濟組織中佔有的權威。

地位。在產業結構的發展中我們曾追溯的每種重要階段都促進金融家階級與較一般的資本家階級分離開來，並使牠握有對產業進程的更大、更有利的支配。

產業歷程精密地分化成各種獨立的企業，一長列的直接幫助每種商品生產的各別企業聯續一起，這一系列中每個份子與這許多從屬的或補助的企業——牠們每個企業自身是另一列分立地有秩序的歷程中一份子——間有一種關係存在着，分歧最大的製造業或商業各歷程因機械力的某種共通源泉或某種運輸工具的使用相互倚賴着，地方市場擴大為國家和世界市場——這個擴大使從前各獨立的自給的產業組織形成爲統一體——總攏說來，這樣一種產業組織的經營，包含着一個微妙的、錯雜的、調整機構在內。爲使這樣一種組織可適當地、經濟地、經營着，必須有一個自動的器具來在產業力缺乏的場合適用經濟的刺激並創造生產力，來在產業力過多的場合相應地適用壓迫的抑制；產業力應在或種一般的形式內由全組織被分配來『變質』爲在必要的場合的特種生產力。

近代產業的發展上必然性在兩種重要點下反映在經濟結構上——第一企業單位的結構

內產生出根本的變化，第二『金錢上專門家階級發生出來，這些專門家的業務就是對組織之利害關係的策略上的支配』(Veblen, "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p.29)。

新製造和商務企業的迅疾興起需要資本的自由流動，這種自由流動是舊企業結構所不易得到的。舊設的私營企業謀求擴張：人們有敏銳智慧的，能擒獲着機會『從庸流中』拔起來，他們需要資本的使用；鐵道業、採礦業、等等內新企業形式需要的多額資本超出個人的金融所能供給以外。所以必須改建企業在協營資本的基礎上，這些資本從不可數計的私人財富抽取來，由大企業經營的能幹指導者把牠們聚合成廣大的體積並為有利的產業把牠們使用着。財富從新產業方法廣遍地增加起來，這使遠比從前多的人們能實行私的儲蓄：大規模生產的經濟阻止他們自己創設企業在他們那樣支配着的小額資本上，同時對商業上消息的改良方法大為擴張安全投資的領域，日更趨於把資本從牠的所有人的面前和直接支配離遠開去，並把資本放置在為使用牠對牠的所有人給付利息的大企業的掌握中。

所以在資本主義產業的一切範圍內合股企業顯然迅速地替代私人經營的企業。在小的

投資階級祇能以小的一定利率放債或抵押貸款，或因他們既不能有效地監視，又不能容易地取回的投資肩負『無限責任』，決無第三種安置資金的辦法時；協營資本的發達比較上是緩慢的。但在『有限責任』確立在結實的法律基礎上時（有限責任的確立在不列顛是因維多利亞（Vict.）朝十八年和十九年（一八五五年）的法令第一百三十三章，這些法令在維多利亞朝二十五年和二十六年（一八六二年）合併在第八十九章內，）這個運動變成極爲迅疾，極爲廣遍。這個新資本主義的結構首先應用到公債方面，然後應用到鐵道、海運、採礦和銀行企業方面；關於公用物的供給『公司』或公用業的發展莫大地增甚；最後一切種類和一切規模的產業公司都擴張起來——這三者會把近代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性質革命化。不可數計的美國或大不列顛公民都是在文明或半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內土地、鐵道、礦產、工廠、市政的生產設備和公家歲入的『部分所有者』。這件事情原來的含義就是把這些國家內大部分人民的政治利害的關係從經濟利害的關係分離開來；政治上他們是有這樣限定的一種勢力和利害領域的單獨一國的份子，經濟上他們是在時時伸展的範圍內的世界人。以什麼重要的方法這個經濟的國際主義模鑄世

界政治這是很顯明的，國民間交錯的所有權對於一般的和平政策的發達是最為非常實在的保障。經濟的國際主義是政治的國際主義的先驅者和模鑄者，這個國際主義以共同的郵政組織、官營或半官營鐵道組織、船舶航路、銀行業和電報業，及對外國投資的公共保護的愈漸實行開始。各別的國民間交錯所有權的最早的起頭，事實上是國家軋轢的根原甚或常是戰爭的根原，在這樣的場合陷入拒絕償還的危險中或在別種情形下被『惡政府』損害的外國投資所有人在自己的國家內握有很大的政治勢力足以利用公家的資財和強力來保安或增殖他們在外國的利益。但廣大的通常趨勢是向着將反映各國民間日漸發展的經濟上『利害共同體』之政治上『利害共同體』方面前進。

## 第二節 投資者與金融業家間的關係

但是經濟利害共同性的昭著結果被各別的国家內金融業家的某某團體利害嚴重地阻止着，這些團體利害與國際投資者的較穩固的利益不一致並常與這些利益相反對。

如果我們要研究今日的產業組織，那麼，我們必須明白地理解金融業家在近代資本主義中

佔有的地位及金融業家與投資者間利害的融合及差異。

近代金融業家可視為合股公司的產物（此外還有一種金融上的「主要根」——即國家借貸的發達，這種發達在有些最大的歐洲金融公司的企業中甚或比合股企業執行更重要的職務。最富厚的諾齊耳次（Rothschilds）家和富厚稍遜的公司如巴林（Baring）、韓博洛（Hambro）、斯登恩（Stern）和哥深（Goschen）各公司專門從事發行、買賣、並操縱金融上表現近代政治運動的那些公債。這個最古的有利的金融範圍，因歐洲遠東和南美的戰爭、軍備和生產企業上一般支出的增加，莫大地擴充了。這個金融範圍縱然非常重要，却牠遠超過我們的研究領域外，我們祇能略微論及，指示牠對私的資本主義的反動而已），並且因對近代企業結構的這個形式之「自然史」的研究能最透澈地了解。所謂一個「公司」就是：多數人有若干不能在別種情形下有利地使用的資本的，合意「在贏虧共負的基礎上措集」他們的資本，來形成大資本足以有利地使用到他們所選擇的某種企業上；他們選舉董事來代表他們的利益，來對這個企業行使一般的支配，這個支配他們在股東大會開會時可把牠撤消；董事會任命經理，經理指揮實際的產業



歷程；最高最後的統制常在股東團體的掌握內，企業的動機就是從他們的資本收取最大的贏利。這個公司學說，當作法律上實在體的公司的正式結構反映着牠。但大多數公司的實際起源和經營是極不相同的。實際的企業家抱持着可叫做『收益觀念』的。這個『觀念』可在這樣的實際企業中有一個堅實的具體基礎，這個實際企業他爲自己經營着，且以爲牠能在一種形式內『被放置在市場上活動着』來誘引投資家並使他能從實際企業生活引退享有獨立的大收入，或仍然支配着在掌握中的很爲夥多的資本，以此他能大大增進他的財產的純價值。不然，這個『收益觀念』可存在一個新製造歷程的某種專利特許權內，某種新供給富源的利用內，某種新市場的開闢內，最後或在因『企業同盟』或併合將實現生產成本的經濟或市場的統制之某種新企業組織內。

不管這個觀念的基礎是什麼，企業家却祇注意投資市場內牠的可售性。爲把牠作成市場上可出賣的商品，他必須仰靠一般金融業家的助力，這些金融業家是『可售觀念』的買賣人並能用這樣的方法把牠放置在市場上，這個方法就是誘引投資的公衆購買的方法。這樣一種

「發起人」有時自己是一個大資本家，或與某大銀行業或金融業公司有密切的企業結合，這個銀行業或金融業公司準備以「認銷」股票「後援」這個發起人的計畫。如果這個計畫是「健全的」——即或立刻可出售或產業上可當作一種生利的投資而有贏利可獲的；那麼，這個「發起人」將出售一部份股票，並在把這個計畫（即股票——譯者）放置在公開的市場上以前自己將保持着一部份。

創始的佈置，有爲自己謀取這樣贏利中可能的最大部份的「售計畫人」和「發起人」的欲求把牠支配着，這些贏利或從出售股票給投資的公衆，或從確實有利的企業的發展——如果這個計畫對伸長的產業程途最爲適合——產生出來。設使打算把這個公司做一種取得贏利的事業來經營着，那麼，售計畫人和他們的金融後援者普通要保留着大部份股票資本足以使他們支配企業的運用。在美國關於建立或再建立爲有利經營組織的公司，發起人集團通常把一切或差不多一切普通股份保留在他們的手中，讓一般公衆單單參加來做抵押權設定者。在英國普通的政策就是對公衆售出大部份普通股，及優先股和債票，並信賴以個人的大部份股權作後援的

董事的名聲，來施行董事會的政策。這就是最多數不列顛鐵道、銀行或釀酒公司內的事例——即廣遍的股份所有權，有董事對畀予他們支配權的投票力的充分統制相伴隨着。

所以形式上合股公司是一個有選舉的責任政府的經濟民主政治，却在最多數場合都是一個嚴密的寡頭政治；公衆的金錢上扶持力是需要的，但他們的指導是不需要的。分布的所有權有集中統制的，是公司的特著的形態；理論上投資者選定董事會董事，董事會選定董事長，董事長執行投資者的意志，但實際的進程是遠相反背。董事長，或某個大『發起人資本家』的指派者，被給與這個地位，一個或兩個金融上或名義上的，扶持者被委任來做同僚董事；這個小集團指定董事會的其餘董事，並在股東大會時強制地選出他們這些董事；他們既握持着企業的創辦權，自能指導政策，關於一切重要事件保留着專制的勢力，對股東傳布適宜於公開的，隱匿不適宜於公開的，並——差不多在每個場合都有效地——阻撓強項的少數甚或多數股東質問他們的行爲或改變董事會的構成的企圖。

產業上權宜辦法——如不是必然的——深深考慮時，關於企業的統制有力的寡頭政治似

乎必須維持着，儘管同時使用的資本的所有權須廣遠地分布開來；這個集中資本的權宜辦法形成金融勢力的合理基礎，這個勢力，我們將要察見，是往往大為濫用並危險地亂用着。

### 第三節 金融中間人的必要

這個近代企業的『公司』結構現時實質上握有採礦業、運輸業、銀行業和大製造業內資本主義的全部領域的，曾使金融上的方法和利害問題發生出來，這些方法和利害問題須要更深一層的研究。

關於研究近代金融與近代具體的產業間的關係第一特著點就是普通投資者的形態。投資者被兩種動機中一種——即持有股票或股份來從牠們代表的企業的有利經營獲取收入的欲求，或在牠們騰貴時出售並因『機謀』(coup)這樣使他的資本有增加的欲求——鼓舞起來。這兩種動機常在同一人中和關於同種股票結合一起；有些投資者為握持股份而購買，有些為售賣而購買，並且大多數從事某種特別企業或其他職業的人們時常半為謀取較高的利息，半為造成有利的『機謀』轉換他們的投資。還有種種人們，捨棄或種特殊職業，實質上專一從事這些多少

有投機形態的投資，決不組織任何金融上的業務，祇由經紀人在股票市場上活動着。

極大部份富裕階級握有若干財產或會儲蓄若干資金的，從事把牠們投置在這樣的企業裏面，這些企業的性質他們不能真正知曉，這些企業的活動他們的股東地位不能重大地左右着。爲擴張舊產業和創立新產業需要的新資本大率從這般中小投資家階級吸取來的，這些階級絕鮮知曉金融組織的實際活動並且不能以牠們產業上的行爲支配這個組織。這些人實際上是一個大資本家的雇傭階級 (proletariat, 即無產階級——譯者)，他們對於金融運用家所有的關係密近地類似勞動的雇傭階級對於雇主階級所有的關係。普通的投資者，即小資本家，設使他要從這個資本的握有得到利益，必出售他的資本的使用給一種企業計畫的某組織人；恰若勞動家，如果要從勞力的握有得到利益，必出售他的勞力的使用給一種計畫的某組織人似的。既然他的資本顯然在產業的實際運用上必須與勞動力協作，那麼，似乎他自然要把資本的使用直接出售給「企業的計畫者」或企業的經營者，即同一的購買勞動力的人。這是在企業的較單純的狀態下所出現的事例——「資本所有人雇主」爲經營他的企業私自借入金錢或得到貸款。但從較發

達的企業形式說『資本融通』變成與企業經營的機能分離開的一種機能，並轉移到各別的發起人、銀行家、經理人和其他金融業者階級方面去了。這些階級就是投資者與企業的計畫者和現實產業的組織人間的『中間人』。他們從不可數計的源泉收集社會上擱置未用的資本並由各種投資的路道支配着這類資本。這樣的人們就是叫做『金錢』或流動資本的生意人，資本的個人人者所有者應把這個金錢或資本放置在他們的掌握中，如果他願意使用牠。他能爲牠的使用得到的『條件』和牠實際上被投入的用途的經濟性質，大半被金融組織的規則加在他之上，恰若各種勞動雇傭的條件被雇主的規程和習慣及產業的特別緊急直接加在勞動者上似的。這個貯藏的『資本』大部份任何時都在一種流動的形式中，由銀行家及股票和票據經紀人握有着，支配着，牠們扶持着企業內買賣行爲所由實施的信用總量。這個貯藏的資本中其餘部份投放在股票、債票和抵押權內，牠們的所有人收取（或有權收取）這些代表對某某具體企業形式的資本價值和這些形式的『所得』分配之請求權的臨時證券。

甚至從在最安全的基礎上經營小企業的最單純的形式說投機的重要因素也存在着。企業擴充

的機會，或新設備或機械採用的機會，都引誘企業家從鄰居借入儲款；不然或種不可預料的不幸驅使他暫時借債來渡過危急；總之，他爲謀取增大的贏利，或爲把因大打擊遭受可使他破產的損失分布在較長的時期，來借入款項。在這兩種場合都有危險，在這兩種場合他都對放債人給與保證，把他的財產上的一種抵押權或其他質權交付給放債人；在這兩種場合他憑「信用」做生意，買賣一部份不屬於自己、實屬於他的債權人的貨物。

近代大企業的顯著特徵就是這種非常的和偶然的行爲變成普遍的永久的，就是大的複雜的金融機關爲運用這個大企業存在着。信用，當公司企業開始時，就在資本化的形式內參入公司企業的結構；信用以票據貼現、銀行貸款和其他一時的放款的方法參入企業的機能上活動。

這個組織全部就是一種賭賽；但這實在不是盲目的賭博，實是這樣的投機，在這個投機中遠識和機會執行各種樣重要的職務。從單純企業家的借債說，這個企業家用他的技能和幸運作賭注來在一定的期間內生產充分的貨物數量並以充分的高價出售這些貨物，以此他能對於借款償付本息，同時爲自己取得一種贏利。在這個場合借債者和放債者都顯然注視到對有利售賣的

可能性的這個「投機。」

就這個事例說這是真實的，就近代「信用」的更精密的投機組織說也是一樣真實的。全部「信用」組織的金融基礎就是「收益能力」的估價，即以能生出贏利的價格率和超過成本的邊際（從售價減去成本的剩餘額——譯者）出貨在市場上的實際企業機構的能力；信用組織的缺陷或謬誤統統歸屬於這個「收益能力」的誤算或表示失實。

#### 第四節 收益能力是資本化的真實基礎

就信實的公司企業說，儘管資本化的形式是把一種各別的价值歸屬到有形的財產，如土地、建築物、機械、原料等等及無形的財產如專利特許權和「牌號主顧上的利益」的上面，却財產的真正評價是要根據收益能力的。設使——如常常所發現——有形的財產照生產費和回復費評定價值，那麼，無形的財產祇能以牠們的純生產力評定價值，牠們的純生產力祇能以把一切在「被分派來作有形財產的原費或回復費的」以外估定的將來收益的資本價值歸屬於牠們來估定價值。牌號主顧上利益事實上是普通利用來擴大資本化到資本化的收益能力的限界或在



這個限界以外的有伸縮性的財產。

收益能力的確實估價所以是設立公司時誠信的金融的主要保障物。收益能力的評價既半根據過去通常收益的正確的保險會計師的計算，半根據將來有利企業的擴張的或然性，那麼，大半因後者致收益能力的評價上大部份不確實。一個穩健的金融業家，關於——甚至在過去收益適當地被計算着的場合——把過去收益拿來當作將來收益的計算基礎，要考慮到有力競爭者掌握中的新生產方法的或然性，以此酌減現在牌號主顧上的利益和專利特許權的價值。別一方面，在一個公司創設的目的是在確立一個企業同盟或托辣斯或其他「獨占」的場合，這個支配市場和抬高價格的勢力應算作收益能力內一個要素。

一個大公司，縱然金融上審慎地被處理着，却顯然不問牠的推定的收益能力大半決定於市場的支配，或決定於組織、專賣特許權、牌號主顧上的利益等等，甚或決定於改善的生產經濟，從牠的現在價值說是很投機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在階段，新起的國家迅速地加入競爭生產的範圍，產業的技術這樣疾遽地變化，新市場因交通的發達和欲望的澎漲不斷地勃興起來；在這樣的

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這個投機的主要要素或者日漸增大，以此愈難多少正確地預計收益能力。一個精良地設置的企業，有最好機械裝置的昂貴設備和優美的名聲的，往往任何時都被有新機械的競爭者打敗，並不得不「拋棄」牠的有價值的生產設備或望見牠的收益能力徐徐喪盡，使牠的有形和無形財產一律成無價值的物事。印度的飢荒，因使牠的棉花或原料的價格被抬高及這個棉花和原料的供給受限制，可重大地減低他的贏利的邊際，煤工罷工可停止他的動力的源泉，中國的內亂或阿根廷的革命可毀壞他的市場；因他做買賣的市場的數量和種類激增，不可預計的危險也激增起來。儘管這些危險中有些危險據把一個人的雞蛋放置在幾個筐子內（即把一個人的財產投置在幾個企業內——譯者）的學理可被抵消，却純結果是使得將來收益能力更難計算。事實上大半因這些危險種類和數量日漸增加，發生了所謂保險業的那個近代金融業的一大部門，保險業以折算並配分某某特殊危險如火災的損失、海上的損失、雇工的欺騙、等等在或種程度內剋制着將來收益上這個漸增的不可預計性。

## 第五節 發起人的技術

發起人和金融業者，在創辦並成立一個公司時，他們的健全和有用，職務的限界現在是十分昭著的。他們的職務包括在正確地在保險會計師和其他的基礎上計算這個企業的將來收益能力裏面，在把這個企業在這些基礎上資本化裏面，在分配股票和債票裏面，在把牠們在最利便投資公衆的形式內推出到市場上的裏面，對這些投資公衆他們報知投入金錢的企業的真實性質。售賣人或公司或他們兩者對這樣金融上創設和發起的工作所給與協定和認許的手續費率及對『證券認銷』所給與其外的手續費，會是最為遵循合理的企業方法之發起人和金融業者的利益。把一個企業放置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在這個基礎上這個企業能支配更多的經營資本和更多的銀行信用——這件工作使這個企業增大競爭的能率並甚至在有些場合提高產業上的能率，這件工作因這樣的職務是應得給與報酬的。

但發起人和金融業者關於創辦公司的實際活動及增添給他們的利益的性質，通常不限定在這些範圍內。一個公司的售賣人、發起人和證券認銷人不是不自然地首先計算他們個人方面、團體方面、能從這個企業的計畫得到怎麼大的利益，或換些話說來計算他們能留給投資公衆——

——投資公衆的資本是他們所欲吸得的——怎樣小的利益。如我們所察見，最多數公司的創立動機是他們的贏利，不是投資者股份的利益。

他們可在以各殊的方法收取這些贏利。他們因過高地評定合併企業內種種設備、專利特許權和（特別是）牌號主顧上的利益（註一）及其他無形財產的收益能力的價值，可把公司的資本價值腫脹到最大限度，他們把他們所能隱藏的較多可售的股票分配在他們間作售賣人股份，發起人股份和其他報酬，並關於這個資本化以目下可售性的報價替代將來的收益能力。在他們關於提高他們對於勤勞分派給自己或以通常的應募方法取得的股票的目下市場價值能够有成效的範圍內，他們的利益是在市場的膨漲的資本化有力地暴露前售脫這些股票在市場上。

註一 這個牌號主顧上的利益大概是企業競爭者的各種關係上所有的特殊利益的資本化，並除開爲競爭企業的目的外大部分是沒有用處的。牌號主顧上的利益大部份不能有總計的產業上效果。企業競爭者的關係上所有的特殊利益在競爭者在這樣的程度內合併一起時消滅了，在這個程度內競爭者與同一部類的企業內敵對的競賣人停止競爭了。合併的

關係上所有的這個死滅的牌號主顧上的利益總量（這個牌號主顧上的利益從事物的性質說祇能有想像的總量）外，還應加上屬於新法人的在牌號主顧上的利益增大的方面的一些物事。（Veblen,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pp. 126—7.）

（但在牌號主顧上的利益以『信用』這個名詞說明的範圍內，這個合併可創造出一種比合併單位之消失牌號主顧上的利益更大的牌號主顧上的利益的價值。新法人的信用可比各舊法人的加攏的信用要大些。這個維博倫（Veblen）承認（p. 168 note, —J. A. H.）

多數『浮沫』公司的創始，甚至多數家族企業和聯合之較為實在的創始，都根本上因金融的發起人的這樣欲望發動的，這樣的欲望就是要用這種榨取的方法挖盡公司的全部價值，這個榨取方法要使那個腫脹的軀體在受騙的投資者掌握中萎縮到瘠瘦無利的形狀。發起人草擬計畫書和『造作市場』的技術是專用來完成產生一時隆盛的惟一目的。不適當的會計術誤列組成法人的企業的價值和過去贏利，專門工程師、化學家、等等被雇用來對公司獲得的礦山、機構、和其他設備的生產和收益能力過當地估定價值；有名的企業家（在大不列顛）政客和有爵位的人物

被誘致來做董事。企業的光明和確實希望用美妙的文學上技巧顯示出來，每種現在的缺陷和將來的危險都週密地隱藏着；這個提議（誘引投資者所表示的一切——譯者）的魔力因全頁廣告上的誇耀倏忽地在輕信的公衆的眼簾前閃爍着，投資公衆的任何躊躇或狐疑都因市場的造作壓抑着，市場的造作就是發起人以在市場上串騙的交易操縱價格直到投資者被誘惑來購買時。這些金融技術的動機和效果就是在普通資本家或投資公衆方面造作錯誤的信心，這個錯誤的信心在水漲的股票的一時隆盛中表現出自己來。

這固然未概盡（特別是）在一個併合或一個托辣斯的創立是公司的宗旨的場合發起人的機能。在這個場合有廣大的範圍存在着來實施一種準備性質的策略上行動；競爭的公司，應以恫喝、陰謀、威嚇、賄賂和實際的『排除』方法的廣大使用在利於托辣斯創立人的條件下把牠們合併攏來。強固的企業，在執拗地對抗時，常能從參加的允諾獲得非常巨大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關於公司的過當資本化的一個大要素，（大西洋汽船聯合 Atlantic Shipping Combine）證明這點。

但這個形式的過當資本化，或在股份過多的場合公司的收益能力的陳述，會是比較上無害

的（對發起人無效用的），如過當評價的歷程沒有隱藏起來。在這個過當資本化發現時，如果發起人以高價出售股票，那麼，這個企業固然是一種有組織的欺騙的企業，即對無知的消閒公眾出售贗造或摻假的貨物的專門商家的一種企業。（簡單地說來，我們假想『發起人』在最初把他們的股份售脫在人為的騰貴市場上後，就脫離了這個公司。但他們常常很不是這樣的；他們對於一般的股份保留着充分的支配力，足使他們在公司失敗、清算後承受改造的任務，在改造的期間他們能夠排除局外者的殘存的利益，並在有利地持有股份的狀況下獲得改造公司的真實財產或再玩售脫騰貴的股份在新造的市場上的把戲。）

這種股份募集的欺詐方法，是職業發起人（以發起公司的組織為職業的人們——譯者）的太普通的行為，同時，設立公司的贏利不是限定到這個源泉方面。即使在售賣人讓出他們股份的很大部份的場合，他們所抽取的贏利也並沒包含欺騙投資公眾或使投資公眾蒙受損失的這個事實。在公司的新形式，與舊的一個企業或多數企業比較起來，表現出生產、推銷和信用方面確實的經濟的場合，這個創始設定了這樣一種實際的利益基金，這個基金，售賣人或發起人

在對公衆出售真正生利證券的股份時能够把牠拿到手中。在一個家族企業爲個人的便利原由轉變爲公共公司的場合，這個創始常是在誠信的狀態下實施着，售賣人因新企業形式優勝舊企業形式從握有或出售的股份獲得相當的贏利。但在近代企業生活中發起人能在法律範圍內得到額外的大利益的場合，這件事是一般地實行着的並爲謀取這種利益樹立了這樣的發起職業。所以近代公司大部份是職業發起人着手創辦的，職業發起人根本上不關心表示公司結構的技術上進步的利益，但只注意從人工製造出的股份可售性獲得到的利益。

#### 第六節 股票市場的操縱

但大多數金融業者或貨幣商不是大要從事於創辦公司，但是大都從事於在市場上做股票和債票生意來獲取贏利。在這樣的場合，例如在創辦公司的場合樣，企業倚靠效用或生產力的真實基礎。這個效用存在以諳練的遠識指導產業資本流入最有效益的產業軌道的裏面。因爲股票和債票的起落，在牠們是自然發現出來並奠基在確實的企業情報上的範圍內，就是金融機構對這種種具體資本數量的創造的指導，這種種資本是需要來在各種產業的最有效的運用方面與



勞力協作。股票經紀、票據經紀、銀行家和其他金融業者做股票和債票生意，收買或出賣牠們，對牠們貼現或以牠們作抵押貸出款項的，他們這些人的真正有用的技能存在對工業上和商業上事實的親切曉悉裏面，這些事實對於他們所經營的證券給與價值——換些話說來，他們的真正有用的技能存在對各種產業及產業內活動着的特殊企業的相對強盛和衰弱的曉悉裏面。他們的機能就是刺激並指導信用從失敗的產業流入興盛的產業，從無利益和組織惡劣的企業流入有利利益和組織良好的企業；就是刺激並指導實際產業力因信用從失敗的產業流入興盛的產業，從無利益和組織惡劣的企業流入有利利益和組織良好的企業。這種種金融業者的社會機能所以就是幫助着來把資本投入最需要的地方。這種工作的執行不僅需要對事實的廣博的和確切的明悉，並還需要關於判斷將來產業上運動的或然進程所具備的高遠的綜合力和創作想像力。貨幣市場，既處理可售貨物的最移動，最變化和最可分割的形式，實是從牠的結構說來一切市場中最複雜、同時最統一的市場；並且容許高度特殊化的秩序。經紀人或金融業者集團專一注意特殊的股票種類，股票的類別一部份是地方的——例如南非鑛山公司或美國鐵道公司的股票是。

這種金融的「合法」企業就是以價格運動的正確記載和計算運用分配資本的機構。計算的限界既然常是極狹隘，機會或投機的重要因素在任何個人的活動被關涉着的範圍內必參入來做企業的必然成分。但在一方面最多數消閒投資者的盲昧使他們的投資轉變為單單的賭博行為，別一方面專門金融業者原本不是賭徒。這個金融業者離去「合法的」金融時，他根本上不是要來賭博，但是要操縱價格使幫助他的計算。他不單單預言價格變動，祇專努力於創造價格變動。如果他能够以任何方法引起並節制任何種類證券價格的變動，那麼，他能够以最低價格買入，以最高價格賣出，這顯然是有利的方法；如果他能够巨或種時期裁定一種股票，使股票價值隨他的意思高漲、跌落，那麼，他可以能够從一般的投資公衆擷取比公司創辦時的任何獨一機謀 (coup) 所能獲得的多額金錢還要多的金錢。任何金融業者集團擁有巨大的充足財源的，可以擒捏緊一種股票，或利用牠來以誘騙愚蠢的投資公衆高價買入和低價售出的預先協定的價格運動吸取他們的資金，或買占這種股票以強迫「局外不知的」其他金融業者為履行他們的契約以獨占價格購入來擷取這類金融業家。但金融業者自身是一個公司的發起人或董事並保留大部份股票

的，能很有利地玩這個賺錢的把戲。他們不在公司創辦時把公司過當資本化並不以『出脫』股票的單獨行為離去公司，他們可保留着他們的股份，利用牠們來做所比譬地叫做股票交易所內的『投機』，這個投機實際上就是一種交迭的『價格的壟斷和疲滯』。他們既能首先迅速得到影響價格運動的消息，這就佔有最大的便益；這個便益外，他們還可由印刷物操縱輿論；最後，他們的金融地位和價格運動的支配能使他們比局外者更有效地把市價升高並跌落。一個本質上不健全的企業握有不可計算或變動無定的財產的，最爲利便於這樣的活動。近代金融業內這個標準的例證就是南非特許公司（South African Chartered Company），這個公司是有非常龐大和漂浮無定的可能性的一種奇絕的投機冒險，是非常適宜於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哀訴（即用政治上和感情上的說話也可誘引投資公衆——譯者），以此牠的狡黠的組織人能够籌畫並實行廣大內的價格運動。『局內與聞的』金融業家享有的利益，在惹米孫（Jameson）劫掠前和在後洛德（Rhodes）柏特（Beit）路得（Rudd）和在南非金融內與他們有密切關係的對特許股持有的記錄貼切地說明牠們。

金融業家經營變動股票的把戲時，他們的活動類似賭博表的管理；從他們的觀點說這實是一種企業，從顧客的觀點說這却是一種賭博，在通常的情況下巨長久的期間對於他們是很少危險——他們必勝，與他們博的消閒者必敗。

#### 第七節 健全的有利企業的支配

諳練的金融業者以成立公司的『投機』企業和對股票交易所設定妙計獲得大利益的，如果保有任何『保守的本性』，那麼，他必願意在金融世界握着或種實質的、有利的利害關係，和地產內或規則的有利企業內相當的投資額；這樣的『所有』證實他的信用，昇予他社會地位和名望，並因此幫助着他的投機活動，且不計在被打倒的事變發生時尙對他供給一個安全的退後地步。所以近代金融界的人物不使用他的一切資力在投機企業中，也不覺得他的利益在把變動性分布到每種投資形式方面。在他的事業中他享有特別的好機會來實行或發見奠基在豐饒的天然富源或其他保護的支持物上的真正有利投資。美孚煤油托辣斯或東蘭德金礦公司，(First Rand Mines) 或德·比爾公司 (De Beers) 的董事不用這樣的股票賭博，也不在何時放棄這

些有利企業的支配；他們僅以從這些『獨占』所得到的過剩利益和從他們良好指導的投機所累積的贏利做投機的生意。

所以金融業家階級，與大多數資本家或消閒投資者有區別的，把決定和指導最生產的資本流之合法的、有用的、機能接合到這三種取得私自利益的方法上，這三種方法中每種都是敗壞並誤用牠的真實機能。

金融業者，籌備並發起不奠基於產業或金融活動的經濟上祇奠基於一種人工所造成騰貴的股份可售性上的公司，使一般的資本浪費，因他們對公司獲得過剩的應募額並把這個過剩額轉放在他們自己錢袋裏面，以此把不安穩性分布到在別種場合健全的企業方面，毀壞這些企業的信用並妨害牠們的生產活動。固然這個浪費外，還有因成立在企業界沒有實際基礎的『浮沫』公司所引起的損害；這些罪惡的冒險的廣布不僅浪費資本，並且因攪亂公共的信心更進而妨礙資本容易地、自然地、流遍產業有機體。

爲籌畫買占或實行協商的妙計創造或惹起價格的變動，就是在金融的社會機構上施加更

甚的有害的擾亂；這是偽造這個價值的自動記錄器，這個記錄器是特別被打算來決定資本的最生產的應用的。

最後，最有利的自然獨占形式和其他反常的繁榮企業之創設、合併及最高統制增加強力和結實性到新金融上寡頭政治方面，這個強力和結實性能使這個寡頭政治更牢固地扼制着資本的雇傭階級咽喉，資本的雇傭階級以此愈益離遠安全的投資，被趕逐到這些金融界支配者所設立的投機股票和債票的『賭博地獄』裏面。

金融機構指導資本流的，對牠的微妙調節所施加的衆多和巨大妨害，包含着其他間接的重要結果的意味在裏面。這些妨害分布脆弱性和不規則性到資本主義的新秩序下生產和商業的實際歷程方面。公司的股票在公司創辦時太過珍視，日後是要大跌落或要被爲私人的金融上目的抬高並降低股票價格的賭博者所玩弄着，這樣的公司結局是不安穩的；實際流入這個公司的資本，因在源頭就遭劫奪是不够充分擴張這個公司的；但由『成本』的節省或其他不健全的企業金融謀取巨大贏利來『維持市場』（維持股票在市場上的價格——譯者）的企圖，又使這

個公司陷入困難裏面並迫牠要求給付更多的資本，以此削弱牠的一般信用，同時特別的緊急逼使牠向銀行家求貸款和其他通融。

#### 第八節 當作企業金融的一個要素的銀行放款

從金融觀點看來，大規生產的經濟全部，特別是合股企業的經濟全部，可以單獨一句話說明，即牠們是擴大的信用。但不僅這個信用是在對股票和債票的應募的形式內從投資公衆收取來；並且這樣創出的資本還是一種更富伸縮性的信用的基礎，這種信用是需要來實際上經營近代企業的一個企業，為取得最大限度的收益，應保有最迅速的營業流轉和最巨大的營業數量。這一個實際營業率（流轉——譯者）和實際營業量的擴張包含在某某時候大量『貨幣』的使用的意義在裏面，這個大量貨幣是遠超過公司實際上所有的貨幣量；公司所必要購買的是多過牠能以現金給付的，牠必當從別的地方獲得購買力。牠不得不時常增加牠的債務並拿票據向金融業者貼現。換些話說來牠必須仰賴銀行的信用，把牠的有形和無形的實際資本當作附加抵押品來取得非常大量信用的使用。儘管牠對這個銀行的信用必要給付利息和貼現率，卻在這樣得到

的增大的營業量產生出超過對銀行的『信用』所給付利率之贏利邊際的範圍內，使用這個信用是顯然有利的。任何公司充分使用這個信用的支配力的，既然優勝不這樣使用這個信用的其他公司，那麼，在競爭企業內對信用充分使用的刺激力是變成昭著的。維博倫教授說 (p. 39)『在近代情況下任何個那個競爭者不能有利地經營着企業，如他沒習於仰賴信用。如未習於仰賴信用，在投資中不能得到一種「合理的」報酬。』

但在企業通常在信用使用到極度的基礎上經營着的場合，任何非常事件都惹起困難。除開一切產業都多少要遭受的從自然事變、政治變化、勞動衝突、等等所發生的危險不算外，金融業者在股票和生產市場上的活動如我們考慮到；那麼，我們明知，各企業使用牠們最高限度的信用的，愈益變成仰賴『銀行』和金融公司。即使企業沒在資本主義者最完全形式內發展着，銀行信用的時常仰靠這件事卻也在近代企業的經營內佔有重要地位，並且我們明白地看見在一切『資本主義的』產業內個人企業或『未記錄』（股票未在證券交易所的證券表上記錄過，即沒有市價——譯者）的公司，因股票不能自由流通在容易條件下得不到銀行信用，從完成擴張產業



的一切目的說都處在很不利地位。

從別方面考察這個事情，我們看清對企業公司的票據貼現和一時貸款形成銀行營業的日漸增大的部份。在票據經紀形成一種特殊階級做較妥當的票據種類的生意的地方，例如在倫敦這個地方，銀行對於他們大率融通資金。近代銀行的大而有利的營業日更大半包括在出售短片『信用』給企業公司的裏面。競爭的公司必須購買這種信用，牠須得給付的價格可不像似不合理的。

銀行放款制度是正常地視爲合股公司的金融上結構的一種自然附屬物，即在資本可最生產地被使用的地方和時候關於應用資本的一種金融組織的一部份。銀行放款的健全運用擴大大能得這樣放款的公司的實際企業活動，並且『在其他事物不變的情況下』一個適當地指導着的公司既然比一個不適當地指導着的公司較容易地得到這樣的信用，這個銀行放款的純結果就是增高產業組織的一般能率。（維博倫教授顯以爲產業生產力的任何相當的純增加沒從信用的這樣使用發生出來。『這些信用僅不過是營業資本，牠們膨漲以價格等等計算的營業量，但

牠們沒直接膨漲產業量，因牠們沒附加到產業的物質生產設備總量上，或改變使用的各歷程的性質，或增高產業經營的能率的程度』（p. 99）但這個說法僅依據他顯然造作的這個假定是正確的，這個假定就是一個不適當的經營者與一個適當的能同等地接近這樣的信用。確然，這不是實際的事例。銀行信用趨於放置更多的實際產業力在較適當的經營者的掌握中，並以此『增高產業經營的能率的程度。』（）

如果我們充分地說明銀行關於對公司融通資金執行的兩重任務——第一牠們做發起人和證券認銷人，常常又做投資公衆未消化的股份大部份的持有人，第二做貸款和對票據貼現的貨幣商；那麼，人們可以看清近代銀行家的企業大半是一般金融業者的企業，並看清銀行廣大地運用資本主義的產業內金融上的宰制力。

在一切企業社會內銀行用途的普遍使銀行家握有未投資的儲蓄和未立即使用的其他金錢的一切邊際（就是極大量的這些儲蓄和金錢——譯者）。這種存放的基金供備銀行關於成立公司和對公司融通資金供給的『信用』。不特銀行股分公司發起的合法及不合法的贏利，並

且在產業公司與特殊銀行間存在着的錯雜關係能使這些銀行在許多場合從對信用給付的價格榨取產業公司，儘管有這些別的事例存在着，從這些事例說一個銀行，因以抵當公司的股票或債票資本或由過多的貸款深深地牽累到這個公司裏面，自身被公司榨取。然而弱小的公司因過度資本化，不適當的經營，或不幸需求暫時幫助的，變成銀行的證券奴隸，這個銀行不僅能夠爲牠的助力勒索極高的代價，並還能在任何時以強制公司清算握持公司所包有的真正有價值的財產。輕忽的或不誠實的公司創辦，在事業的開頭就削弱金融上的結構，迫使大部份近代企業爲「信用」給付銀行家重稅，這個信用據迫切的比例索取高度的代價。

我們這樣簡截地研究資本主義的金融，已能明悉：第一，複雜的金融機構對於近代產業的微妙調整是必不可缺少的；第二爲私自贏利運用着的這個機構常能因惹起產業上的擾攘和不調整取得極大的贏利。

### 第九節 美國金融勢力的三角關係

信用愈益變成近代企業的主要勢力，支配信用的階級也愈益變成強有力並爲自己取得產

業的產物中更大的部份做牠的『收益』。然而『信用』如任聽在大多數銀行家和金融業者的自由競爭下存在着，那麼，這個支配並沒含有『優勝競爭力』的意味。我們爲了解金融的勢力，所以應更深切一點考究牠的結構。在任何其他企業的活動中大資本對小資本的優勢都沒有如在金融企業的活動中那樣顯著：在任何其他企業的活動中促進企業集中的勢力都沒有如在金融企業的活動中那樣彰明。如果在銀行業、保險業和其他金融業內有對『報酬漸增公例』的任何限界存在着，那麼，這個限界是不易辨識清楚的。公私金融的大活動，公債或大產業聯合債票的發行，債票和股票市場上大運動的籌畫並實行——這些事件僅能迅疾地、祕密地、被處理着，迅疾和祕密是第一等巨大的金融企業爲得到安全和成功所必須要的事物。獨大企業能夠站定脚跟來抵禦對全國的一般信用的大變動，或能够仗恃牠們的政治勢力來在真正緊急事變的場合獲得政府的援助。這樣麼，金融業者的大部份最有利企業決不會蒙受有力的競爭，並且牠們爲自己的職務收受的價格是『獨占的』價格，這兩件事，自然發生出來：牠們最有利的企業或是牠們創始的、組織的，是牠們要爲牠索取『這個企業所產出的利益』或是這樣的企業，這樣的企業的規模和

細緻阻礙週到的契約商訂，或是貨幣貸借，在這種貸借中可乘借款請求人的緊迫需要謀取利益。儘管沒有這類的統計可得到手，卻『金融』的贏利決然形成產業上時時增大的『稅課』。這個稅課和牠所代表的支配力或者集中在少數幾個人的手中。儘管資本的廣布的所有權使大多數人都能些微地朋分金融的贏利，卻小投資者的利益因上述公司設立的方法應用到銀行和金融公司方面祇保持到最小限度。資本家的雇傭階級在金融企業的純利益中所分得的部份，與金融界的大王所分得的比較起來，是極爲微小。

在世界上有些地方經濟情況最爲助長金融的迅疾成熟，我們察見小金融業者集團在使我們能真知近代資本主義的這個最重要產物的意義的狀態下實際上支配着最大部份的集中『信用』。在紐約少數銀行和金融公司的協商行爲能惹起在一八九三年掃蕩全美國的產業恐慌和疲滯，這是現在更鞏固地、更嚴密地、組織的一種勢力的初期表現。

我們研究美國大金融業家的起源和他們的進程時，可察見出金融勢力的三種主要源泉，鐵道公司、產業托辣斯和銀行業；這三種經濟機能的支配所由掌握在同一的少數人手中的同盟，就

是對這個新勢力的性質之一種足資教訓的證據。鐵道王和大產業托辣斯創造人因經濟的必要被引入一般的金融界。在一方面美國鐵道公司對農業灌溉、鑛山、城市發展行使的支配會引導鐵道經營者發起多少倚靠鐵道的一切企業計畫；別一方面最多數鐵道的迂迴的金融史曾逼使鐵道經營者時時仰賴一般的金融機關。托辣斯的有利經營根本上仰靠出產的限制，出產的限制含有資本使用的制限的意義在裏面。所以一個托辣斯創造者「假定上」（從假設的理論說來——譯者）不能爲他所獲得的高度贏利，以擴張自己企業的生產設備和活動資本，尋求到繼續的充分用途；這樣一種政策顯然是自殺的。他應在自己企業外爲他的贏利找尋有利投資的範圍。如果他自己從事——有時他實在這樣從事——於組織與自己企業相關繫的其他產業托辣斯，那麼，他的成功又產生出必須另尋使用途徑的新贏利。所以從運輸業或製造業的範圍內特殊獨占發生的贏利論理上必迫而進入較一般的金融界。這些贏利形成巨大的和日增的自由資本的基金，這個基金自然與銀行家握持的自由基金結合一起並且用我們上述的方法活動着來施加一般的金融支配在企業上，這個支配能使金融階級提取一般財富的大部份。所以托辣斯創造人如洛

基費勒 (Rockefeller) 洛哲爾 (Rogers) 赫文麥耳古耳德 (Gould) 德培 (Depew) 網德比耳 (Vanderbilt) 變成銀行家或保險公司的董事；銀行家如摩爾干 (Morgan) 也組織鋼鐵和航運聯合，並做多數鐵道和產業公司的董事。

下表，麥爾教授 (Professor Meyer) 作成的，解明這些橫斷的結合 (“American Econ. Assn. Report,” 1904, p. 111) 他還說，『這些人名是隨手選定的，並且這表可擴大來包括累百人在上面。』這表指示某某人做董事或職員的公司數目和種類。

總計	八	一	二	三	五	七	九	七	三	四	二	七	七	〇	三	九	六	八	八	五	四
其他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製造業			九	七				二		三					二						六
地產		六	一																		一
汽船													三								
運送																					
海底電報																					

	銀 行	托 辣 斯	保 險	安 全 存 款 和 保 證	鐵 道	電 報	電 話
Alexander, J. W.	三	二	一	一			
Babcock, S. D.	二	四	三	—	三	—	—
Baker, Geo. F.	六	七	三	二	八	—	—
Belmont, August	六	五	三	一	一〇	—	—
Cannan, H. W.	一	二	一	二	七	—	—
Cox, C. F.	一	—	—	一	二六	—	—
Depew, C. M.	一	四	一	三	五三	—	—
Fish, Stayvesant	三	一	二	一	三	—	—
Gary, E. H.	二	—	—	—	六	—	—
Gould, Geo. J.	一	一	一	二	二三	八	二
Harriman, E. H.	三	二	一	一	二五	—	—
Hyde, J. H.	五	四	五	四	六	—	—
Lamont, D. S.	一	二	一	—	二	—	—
Morgan, J. P.	一	—	二	—	二二	二	—
Rockefeller, Wm.	六	一	一	—	九	—	—
Rossiter, E. V.	二	—	—	二	三一	—	—
Sage, Russel	二	—	—	—	一一	六	一
Schwab, C. M.	—	一	—	—	五	—	—
Stillman, J.	一〇	六	六	二	一二	—	—
Twombly, H. Mck.	一	二	一	—	二八	—	—
Vanderbilt, W. K.	一	—	—	—	五〇	—	—

From the "Directory of Directors for New York," 1902.)



或者我們可採取美孚煤油公司，這個惟一大托辣斯的事例，考察牠所形成的必要的結合。巨過去五年間美孚煤油托辣斯每年賺得紅利額平均五千四百萬金元，或約對牠的『資本化』百分之五十。這個數目的三分之一或者由洛基費勒 (John D. Rockefeller) 取到手，百分之九十由小支配集團獲得着。達柏耳 (Miss Tarbell) 說，想一想拿着這四千五百萬金元的一大部份在手中，應當如何處置呢。這是應投置在企業內。但煤油業不需要這筆資金。然而對於牠的一切投機尚有許多保留地。這筆資金總之應放進別的產業裏面。自然，所尋求的企業是要與煤油相聯的。這些企業會是煤氣，我們看見美孚煤油公司關係人堅定地取得美國煤氣業這些企業，會是鐵道公司，因為一切產業都仰靠運輸，再者，鐵道公司是油類產物的大消費人之一，應拿穩這個公司做牠的購買者。我們看見美孚煤油公司的董事在差不多一切美國大鐵道——紐約中央 (New York)、紐約紐赫芬 (New Haven)、及赫德佛耳 (Hartford)、芝加哥、米爾渥基和聖保羅 (Milwaukee and St. Paul)、聯太平洋 (Union Pacific)、北太平洋 (N. Pacific)、德拉瓦 (Delaware)、拉克望納和西部 (Lackawanna and Western)、米蘇里太平洋 (Missouri Pacific)、米蘇里、

肯薩斯和德克薩斯 (Kansas and Texas)、波斯頓和麥恩 (Boston and Maine) 各大鐵道、及別的小鐵道——公司內都做董事。這些資金會要侵入銅業內；我們看見銅業內的合併計畫。這些資金會要侵入鋼鐵業；我們看見洛基費勒持有很多銅鐵托辣斯的股票。這些資金會要侵入銀行業；我們看見國民城市銀行 (National City Bank) 及在紐約市和波斯頓與牠相聯合的組織，遍全國分布着的像無限長的鏈鎖樣的金融機關。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Trust,” Maclure, Oct. 1904.)

大金融組織——美孚煤油公司、美國鋼鐵公司、『四大』鐵道聯合 (Big Four Railroad Combine) 是牠的主要的產業上動脈——的中央神經節就是國民城市銀行和與牠相聯繫的各團體。國民城市銀行是美孚煤油公司的被創造者和直接的金融機關，四個國民城市銀行的董事 (一九〇五年) 做『紐約人壽』大保險公司 (The Great Insurance Company, The “New York Life”) 董事會的董事長、副董事長和被信託人；這個副董事長是紐約『互助人壽保險公司』 (Mutual Life) 的被信託人，另一個 (董事長) 是管理愛葵達博信託公司 (Equitable Trust

Co.) 和麥侃特耳信託公司 (Mercantile Trust) 的，麥侃特耳信託公司大部份是愛葵達博信託公司所有的。

互助人壽保險公司的八個被信託人和愛葵達博人壽保險公司的兩個被信託人是美國抵押和信託公司 (United States Mortgage and Trust Co.) 的董事；互助人壽保險公司的董事長，美孚煤油公司和互助人壽保險公司的職員洛哲耳及麥侃特耳信託公司和愛葵達博信託公司的職員赫里曼 (E. H. Harriman) 是革蘭特信託公司 (Guaranty Trust) 的董事。這一羣人壽保險公司，所有的財產或者在美國人壽保險公司全體共有的財產半數以上，由牠們的董事會和牠們的投資與多數貿易銀行和信託公司相聯結，代表小集團從一個共通的中央統制着的一個巨大的『信用』的利害共同體，並一時被指導着來造成鋼鐵或船舶公司的聯合，一時又被指導着來擴張鐵道組織，一時又被指導着來大大經營合併的銅公司。美國資本主義內各勢力的三角關係以鐵道併合、產業托辣斯和銀行團來代表的，日更趨於取得純粹金融勢力的形式；許多信用被使用到這個經濟組織的任何部份方面，在這個組織內信用是需要來強行產業上的聯合，來對鐵

山業或鐵道公司的『機謀』供給資金，或來擊滅對牠（三角關係——譯者）的『勢力範圍內一個企業的或種威脅的侵攻。牠（三角勢力——譯者）最近實用的主要壓迫趨于鞏固牠對美國鐵道組織的把持，因牠確切地視鐵道組織為獲得對美國自然富源和產業的永久統制的最良方法。

上述的金融的利害共同體固然距達到完全的境地還遠（註一）就許多點說來，牠代表一種臨時的和非正式的同盟，並不代表一種合併。再者，這個『信用體』（信用的利害共同體——譯者）為許多共通目的被洛基費勒和摩爾干指揮着的，常常在瓦爾街（Wall Street，紐約一個街名，多數大資本家住在那條街上——譯者），在立法機關、在法庭、與牠所必須相打的其他信用同盟接觸着。在鐵道、銀行和產業世界，也是一樣；聯合的精神在許多地方湧現出來，進入別種企業內謀求擴張的金融上形式裏面，在這些別種企業內這些形式要碰着對抗者。儘管上述的金融聯合在產業運輸和金融的某某範圍內是極為強有力，卻牠在別的範圍內遭遇着頑強的抵抗；甚至在牠的構成的公司內有許多利害相反的趨勢存在着，並且其他信用勢力的鞏固的臨時聯合有時能

爲或種具體的攻擊目的組織起來

註一 一九〇一年“Economist”的美國通信員(Quoted Raffalovich, p. 143)列示五個金融家——洛基費勤、赫里曼、摩爾干、網德比爾和古爾德他們共有八萬萬金元的財產，他們及與他們相聯合的從鐵道業、銀行業和工業的企業內使用的資本總額一百七十萬萬金元中支配着投置在這些企業裏面的八十萬萬金元。他對於他們和他們投置的資本分列如下：

以百萬金元起算

	鐵道公司	銀行	產業	托辣斯	總計
美孚煤油公司、古耳德、赫里曼	一、九九七	八五	七四六	二、八二八	
摩爾干	一、六九一	一二二	一、六七七	三、四九〇	
網德比爾	七五三	一二	一〇	七七五	
彭雪凡尼亞鐵道	八七〇	—	三〇	九〇〇	
	五、三一—	二一九	二、四六三	七、九九三	

這個粗略的計算上附著的主要意義就是托辣斯經濟中這幾種企業的相對重要性。從一九〇一年後這些團體（上述的個人是代表團體的——譯者）愈很密切地相聯繫，儘管尙未  
在十分融合的情態下活動着。

『一九〇〇年國勢調查的概要』（“Summary of the Census, 1900,” p. 329,）上所列  
示的產業托辣斯的資本數目比上面這個數目小得多，因那時鋼鐵托辣斯尙未組織成。

如果對產業體的主要動脈之一未穩固地支配着，那麼，就不能在大產業社會的金融機構上  
實行最高的統制。甚至煤油這樣重要商品的嚴密的獨占尙不是十分適當的最高統制的基礎；鋼  
鐵的嚴密的獨占也一樣不能形成十分絕對的支配權。獨主要幹路的鐵道組織的支配是獲得十  
分金融霸權的惟一可實行的方法；這個以支配鐵道獲得金融霸權的目的，最多數強有力的美國  
金融業者團體都顯然期望達到。在美國經濟的進化中最緊迫的爭點就是關於鐵道公司的戰鬥。  
但這個戰鬥的主要和最後目的不是獲得在運輸業上勒索重利的勢力，但祇在得到一個十分堅  
固的支點足使他們運用金融霸權的槓杆。

## 第十節 對外國市場的金融壓迫

我們還應注意資本主義集中的別種形態。我們曾指明過，一個托辣斯或別種聯合在『托辣斯化』的產業內不能尋求到投置牠的贏利的處所：牠應當在那個產業外去尋求。這些贏利，如我們所察見，移入一般金融範圍，並從這個地方被引導來形成其他托辣斯和大企業，來對牠們供給資金。這樣麼，集中及合併的進程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盛行着的那些產業範圍內急速地前行着。但如單獨一個托辣斯不能有益地吸收牠的贏利，那麼，一集團托辣斯也是不能這樣吸收着。所以這個運動像似使投資範圍日更被限制着。這樣麼，關於在現在獨占領域外獲得市場發生了一種日漸增大的自然壓力，例如拿美國來說關於在國家的關稅保護的市場外獲得市場發生了這樣的壓力。這種壓力的效果，在美國托辣斯的經濟政策內，即從牠們要求對牠們的貨物和投資的更大的國外出路說，已經是能被人們看得清楚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出路，那麼，托辣斯的運動最後就是自殺的，每年所取得愈日加多的贏利不能投放在托辣斯的機構內，不能尋求到任何其他有利的用途。這個『自由』資本或趨於移入要侵攻托辣斯的企業的掌握中，或必當尋求到外部的

使用。這個壓力在大製造業的法人內業已被感覺着；或種救濟方法就是援助輸出貿易，就是尋找在電氣和其他企業的領域內的國外投資，在這些領域內無關稅的助力牠們能最有效地推進。惡劣經營着的、資金供備過多的、大西洋汽船聯合就是一種初期和粗陋的企圖來完成托辣斯進化論理上所需要的新政策的實施。

同一經濟的必要充滿着甚大的重要性的，牠的另一種說明就是美國政治上擴張的新公共政策。經濟的「主要根」即一切近代帝國主義擴展的主要指導動機，就是資本主義產業索求市場的壓力，即第一索求投資市場、第二索求國內產業的剩餘生產物的市場的壓力。在資本集中很為進展的場合，並在嚴厲的保護制度盛行着的場合，這種壓力是必然極為強大。不特托辣斯和其他製造業對國內市場限制牠們的出產的，更迫切地需要國外市場，並且牠們還更熱心地謀取保護的市場，這樣市場的取得是僅能以擴大政治支配的領域而成就的。這個取得根本上說明美國對外政策的最近變化，美國對西班牙戰爭、斐律賓（Philippine）吞併、巴拿馬（Panama）政策和門羅主義對南美各國的新適用，都是牠最近對外政策有改變的例證。南美是需要來作托辣斯



「贏利」的投資和剩餘的托辣斯產品的優惠市場；如果這些國家遲早能够放置在美國支配下的關稅同盟中，那麼，金融的活動範圍就顯著地增大了。中國，當作鐵道企業和一般產業發達的領域看來，已經開始朦朧地、廣大地、影映在遠識的美國企業家的眼簾內；美國棉織物和其他貨物的貿易在中國日漸增漲，這將是關於美國投資領域的擴大的次要事件。金融大王控制美國的政治運命的，將指揮外交的壓力和武裝的勢力，並將指導為政治的支配實行的領土奪取。強大和巨費的美國海軍現在開始建造的，足以偶然地對造船業和金屬業提供出有利契約；牠的真正意義和用處是在推進金融資本家的經濟『必要』對於國民施加的侵略的政治政策。

我們應明白地理解，這個擴大市場領域的連續壓力不是一切有組織的產業形式的必然關聯物。如果競爭是被具有一種真正協作性質的這些聯合替代着，在這些聯合內進步的經濟的利益全部或以工資的形式移交工人，或以紅利的形式移交投資者的大團體；那麼，國內市場上需要的擴展將非常偉大，足使集中資本的生產力能充分地被使用着，並且『自我蓄積』的巨額贏利在新信用和需求國外使用中表現出已的，將不會發生出來。從創設金融的活動或產業上的運用

中取得的托辣斯及聯合之「獨占」贏利是形成自我蓄積的信用的堆聚基金的，金融階級對這些信用的握持必然引起美國產業內商品需要的減少和資本使用之相應的制限。在阻止對國內市場獨占的一切干涉之高度保護關稅的掩護下因獎勵輸出貿易在某範圍內能够發見着救濟的辦法。但托辣斯適應着國內束縛的有利市場的需求的，要在穩定貿易的有利基礎上調整世界市場上牠們的自由競爭方法，那是極端困難的。再者，這樣一種擴張方法僅能適用到某某製造業托辣斯方面；鐵道、金融上和其他托辣斯的所有主應當為他們的贏利日更索求國外的投資處所。為他們的贏利索求新投資範圍的「必要」日漸增大，這就是金融組織的大困難事，並威脅地表示着要宰制美國將來的經濟和政治事件。

美國資本主義的金融經濟在活躍的形態下表現出共通於一切先進產業國的金融的趨勢。資本從大不列顛、德國、奧地利、法國等等廣大地、輕易地、流入南非或澳大利亞的礦山內，流入埃及的公債或南美各共和國的不甚可靠的證券內，這證明出這樣的一般壓力，這個壓力因金融機構的各種發達和專門金融業者階級對這個機構的有利支配日漸增強。這個金融的世界化在有限

的範圍內是地球上各國間進展的物質和道德聯絡的自然和通常結果。但這個世界化在多大的範圍內從國內市場的限制發生出來，這個限制從這樣的意義說應叫做人為的限制，這個意義就是產業和金融的托辣斯企業同盟及其他聯合因從生產總量取去非常大的「贏利」數量超過牠們能為更增大的贏利使用在這些或其他國內投資範圍內以上時時迫而探尋更廣大的投資領域並使用一切牠們金融上、政治上的勢力來以能最好地完成牠們的目的的和平或強制方法發達國外市場。在每種場合金融業者都是這個壓力的工具或媒介物；投資者儲蓄的澎漲流不斷地下注於金融業者所支配的銀行和金融組織內；他為使這個流在對他最為有利的狀況下向前流去，應尋求或造成新投資的領域。

### 第十一節 從南非證明的金融組織

資本主義金融的最簡潔的說明包括在南非的最近歷史裏面。南非是一個貧窮的、人煙稀疎的、地方，在幾年間曾表現出兩個很集中的自然財寶形式，即金博勒（Kimberley）的金剛石鑛和蘭德（Rand）的金鑛脈。金剛石鑛的最經濟的經營含有巨費的生產設備和被助長的大資本家

的意味在裏面，同時有利售賣又包含出產的制限使這個奢侈品的價格得以升高的意義在裏面，這個奢侈品的價值大率決定於供給的制限。一八八七年各企業的合併有極廣大的進展，洛德——洛斯基耳德家 (Messrs. Rothschild) 對他供給資金——能够向巴納脫 (Barnato) 提出一種併合，這種併合使德·比爾公司完全握有並支配生產的礦山業。這個金剛石採掘業托辣斯，支配着極為非常重要的世界供給的源泉，以推銷歷程的完全組織鞏固着自己，使德·比爾公司的董事實質上規定全部供給量，制限生產額並據最高純贏利的計算決定價格（儘管在特蘭斯發爾 (Transvaal) 最近發見的礦山生產上是獨立組織成的，並否認與德·比爾公司有一切關聯，卻關於金剛石的買賣有一種完備的有效協定維持着，這是不能有任何疑問的），最高純贏利額在一九〇四年達到三百萬金鎊。

德·比爾公司的有利經營形成婆截弗斯特魯姆 (Potchefstroom) 和威特蘭德 (Witwatersrand) 區域內初期投機的採掘金鑽公司的金融核心，並且在一八八一到九〇年間的初期十分富足的蘭德的贊岩層 (Banket reef) 顯露出來的時候，德·比爾公司的金融業家支配着維恩爾。

柏特公司 (Wernher, Beit & Co.) 和南非合併的採金地 (Consolidated Goldfields of South Africa) ——洛德路得和洛斯齊耳德 ——的兩個聯和團體中最有價值的鑛山大部份。採金的情況，縱然利於大資本主義的方法，卻未能使各企業照德·比爾公司的式樣實行嚴密的併合。第一關於制限出產沒有任何的『必要』，金融業家的利益在鼓勵能報價或形成公司設立的基礎的採礦業的擴張；第二，新採金地的規模和在許多地方鑛脈的顯露促進世界金融業者的許多集團的侵入，他們確立多少相衝突的利害關係。這些集團當中少數人，大半是猶太籍，擠進特蘭斯發爾的金融的内部團體；但大體說來德·比爾公司的集團始終保持着首領的地位；有利的表面的和低深的鑛山當中多數都放置在牠們的統制下，並且股票市場上最能誘惑投資者的新成立企業都由牠們操縱着。再者，南非特許公司的龐大的投機掠奪就是德·比爾公司的金融的苗裔，並侵入金剛石和黃金大王的金融特權所扶持的投資市場。

然而南非金融的最特著的形態就是金融業者巧慧地利用政治機關來關於改善並經營投資事業幫助他們。實際的土地，金博勒、蘭生德、洛德雪亞 (Rhodesia)，形成爲產業和投機掠奪的物

質基礎的，在每一場合從牠們的獲得說都含有一種非經濟勢力的混合物的應用意味在裏面，例如金博勒事件的法律上險詐，在洛德雪亞以武裝勢力固握着的『採掘權』的欺騙，以及在特蘭斯發爾以戰爭相隨的賄賂和外交壓迫。金融業者在他們的事業進程中隨處都運用『政治手腕』和國家的壓迫工具：他們的事業進程就是爲金剛石業獲得特別的法制，促進鐵道的利便，以及獲得租稅的免除在他們要求好望角政府（Cape Government）的權力時；特許公司的成立和爲內地的變亂對牠的財產實施的『保護』，包含帝國勢力的意味在裏面；在特蘭斯發爾，克魯哲爾（Krugger）政府的治理使他們不斷地干涉這國的內政，索求礦山採掘權和其他特權，籌謀劫奪並最後組織這樣一個大變動，這個大變動是爲他們的利益並以使不列顛政府擔負莫大支出的明白詭謀而實施着的。在新的不安定的國家內金融業者時時需要政治上的助力；他需要政治上的支配來完成他的金融上的活動，並且這個支配他是能够得到手的。一小集團的人們掌握德·比爾公司和蘭德公司的金融的，他們的權力在南非的政治範圍內是實質上絕對的；他們對這國公私金融的支配足使他們毀滅任何反對他們利益的政治策畫；他們能够支配金錢所能在一窮

國內做的一切事件如選舉代表、影響官吏以及獲取法令是爲體認這個防遏有力反對的充分勢力，我們應記憶着，不特那個國家全體所有的惟一確實的財富源泉，探礦業，是在他們的支配下，而且公私鐵道和電報公司、銀行和保險企業、炭坑和鐵礦灌溉，以及需要資本的一切其他製造和農務事業在各口岸及在金博勒和約翰勒斯堡（Johannesburg）的貿易利益的成功或失敗都決定於他們。一切這些產業不僅經濟上仰靠這礦山，並且礦山所有主供給牠們的資本，任命牠們的職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會沒存在着一個這樣集中的資本主義形式如南非探礦公司的金融勢力所代表的那個形式，而且在任何別的地方一切金融勢力也沒有像這個金融勢力樣如此完全地實現統制政策的要求並強行這樣的要求。國土的新開闢，鞏固的既得利益的任何初期進展皆不存在，兩者使從一切歐洲國家跑到那處的這些金融業者能够比在別的地方更論理地發達純粹金融的潛伏勢力；非常急速的金融上掠奪的可能性誘引許多金融界最高的才智者到那處去，這些才智者知曉怎樣使金融適應特殊的環境，並明瞭怎樣在他們的產業領域內立刻運用人種和經濟的矛盾及這樣的大不列顛愛國的情操，這些情操是需要來爲他們的投資事業獲得着必須

完成這個事業的政治和軍事援助。他們的戰略是偉大而巧妙的。他們認知他們金融上活動和政治上附屬物之成功決定於南非和大不列顛的政黨，並在教會和慈善團體內創立道德的宣傳計畫。他們因這樣要報館，補助非洲和大不列顛的政黨，並在教會和慈善團體內創立道德的宣傳計畫。他們因這樣地引起公衆對南非『發展』的衆多興趣和信賴，創造出助長投資的一種空氣；他們因玩弄恐懼心、疑惑心和情感的熱烈製造出反映在股票市場上的公共心理的振動；他們因集中地行使一切他們的道德和理智勢力創作出一種大禍變，從這個禍變的廢墟他們顯現出比以前任何時都更牢固地把握着那個國家和牠的政府的實在富源，這個把握含有更有利地操縱着股票市場的意味。

南非金融的緊急關於地域上具體的情事包含着一種金融上支配的意味在裏面，在這種支配內各種要素或性格可以辨識出來。從獲取金融的物質基礎說來冒險的探求者和『謀取探掘權的浮浪者』階級的任务是必不可缺少的；路得·惹米孫·馬鳩爾（Maguire）甚至洛德自身都應歸入這一階級的人們內，儘管洛德的政治上和金融上才具使他應得別種的稱譽。然而對南非金融結構的主要建築工作是因有一個『純粹金融業家』集團到那裏去纔完成的，他們中許多



最初都是金博勒的金剛石商人，在金剛石和黃金產地以及較後在洛德雪亞，發見建置和經營礦山財產的無限機會。這種階級內柏辭 (Beis) 巴納脫 (Albus) 雷曼 (Neumanns) 愛克斯頓 (Eckstein) 可以拿來做主要的人物：這個階級的較能幹、較有成功的份子當中最多數都是猶太人，他們原本從歐洲大陸移來，儘管他們容易地熱誠地、同化於不列顛情操的環境，這個環境助成他們的金融計畫。單單因冒險精神誘引來的少數不列顛貴族甚至被許可加入內部的金融團體，這個事件，不僅對於發起書的普通目的是有價值的，並且對於爲洛德雪亞的泡沫公司建造政治及『社會』支持物的緩慢和精細工作也是有價值的。所以我們察見一些人像亞柏爾康公 (Duke of Abercorn) 革勒伯 (Earl Grey) 爵士 赫里 (Lord Harris) 都肩承南非金融中實際的任務。這些不列顛勢力的要素關於有效地運用大的『信任詭謀』（使投資公衆相信的詭謀——譯者）是必要的，金融機關的大支配者能十分承諾若干裝飾場面的人物加入，但他們當中祇很少幾個被許可參與實際的經營。

洛德本質上是具有冒險家和金融業者這個頭兩種性格的人，因他的政治上天才能夠使根

本上是股票市場上的活動的冒險行爲一時被假託爲含有政治意味的行動，他佔有的支配的社會地位在一個時期掩蔽着那三種各別性格的協合。他的沒滅使人們清楚地看見南非金融的實際結構及在約翰勒斯堡、金博勒、倫敦的小集團鑛山所有主和商人對於這個結構的指導。他們的『組織』的有利經營跟隨着在我們主要的分析中較充分地陳述出來的那些方向。這個組織的支配人爲自己保持着金剛石和金產地內最堅實、最有利的財產的所有權和紅利。普通投資者不能購買到德·比爾公司或最好的蘭德低深礦山公司的普通股。在那些公司內存在着贏利的第一源泉，即在經過他們手中的許多企業裏面精細地挑選出的果實。其他股票或債票關聯着較貧弱、較不牢靠的企業的，並且牠們的價值因較富變動性是更容易巧慧地操縱着的；牠們是被利用來誘引投資或賭博的公衆，但專門的『賭場開設者』剝取賭桌上的贏利。最後，還有一樣重要的公司成立的週期收穫（公司過若干時設立一個，設立一個就有一種收穫——譯者）在這個場合高度組織的資金供備上的炫耀足使公司發起人從公衆的輕信中挖取大利，公衆的輕信是在產業繁榮的時期供給增多的儲金時詭詐地被煽動起來，被刺激起來。如果我們能表明出各主要公

司中股份的所有權，那麼，這個金融勢力的集中是最能使人們相信不疑；一切大金融上的企業將被察見為以橫斷的所有權密切地相聯繫着的。下表（從“Directory of Directors”和 Stock Exchange Year Book, 1905”編成的）列述多數主要金融業者（在一九〇五年）佔有的各公司的董事席的說明——儘管是不甚完備地說明——金融支配的共同利害性——

雜種	煤炭	電報	鐵道	銀行和金融	土地和探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 非 公 司 董 事

	金 剛 石 +	金	特 許 公 司
Albu, S.	—	—四	—
Albu, L.	—	—〇	—
*Beit, A.	— (de B.)	二	—
*Eckstein, F.	—	二	—
English, R.	3 (de B.)	—	—
English, F. A.	— ( P. )	—	—
Farrar, Sir G.	—	八	—
Farrar, S. H.	—	—	—
Goldie, H.	—	二〇	—
Harris, Lord	—	—	—
Hamilton, J. J.	—	四	—
Jameson, L. S.	—	—	—
Joel, S. B.	— (de B.)	七	—
Maguire, J. R.	—	—	—
Moyer, C.	— (de B.)	—	—
Michell, Sir L. L.	— (de B.)	—	—
Mosenthal, H.	二 (de B.)	—	—
*Neumann, S.	— ( P. )	—三	—
*Philips, L.	—	九	—
Reyersbach, L.	— ( P. )	三	—
Robinson, J. B.	—	—五	—
*Rube, C.	—	—七	—
Rudd, C. D.	—	三	—
*Wernher, J. C.	— (de B.)	二	—

\*維恩爾、柏特(大商)或蘭德礦山公司董事

+de = 合併的德比爾公司(de Beer Consolidated); P. = 第一金剛石公司

下面的事實幫助我們了解表中提示的合併的性質。維恩爾、柏特、愛克斯頓、斐里蒲 (Philip) 魯博 (Rube) 都是倫敦和約翰勒斯堡一個『貿易』公司的份子。他們當中兩個，維恩爾和柏特是德·比爾公司的終身統制人。他們還是蘭德鑛山公司的董事，與雷曼組成這個公司的倫敦委員會。但雷曼還是第一（在特蘭斯發爾）金剛石公司倫敦委員會的委員，與其他三個董事——其中一個就是佛·亞·恩吉利 (F. A. English)——一同列席那個委員會。佛·亞·恩吉利不是德·比爾公司的董事，但里·恩吉利是這個公司的董事。這樣麼在這兩個（獨立）金剛石集團的關係是相當地昭明的。維恩爾、柏特公司的董事中沒有一名是『合併的探金地公司』（Consolidated Goldfields）的董事，但合併的探金地公司的一個董事馬鳩爾與德·比爾公司的董事柏特和米齊耳 (L. L. Michell) 同為特許公司的董事。他們與法拉爾集團的關係也是一樣顯著的：喬·法拉爾 (G. Farrar) 是重要的 H. F. 公司 的董事，斯·顯·法拉爾 與柏特和雷曼同為這個公司的倫敦委員會委員。喬·法拉爾和斯·顯·法拉爾及維恩爾、柏特公司的斐里蒲和蘭德鑛山公司的佛·德芮克 (F. Drake) 共做東蘭德鑛山興業公司 (E. Rand Proprietary Mines) 的董事。沙·斯·哥

爾德曼(C. S. Goldmann)和雷爾斯已克(A. Reyersbach)與亞爾布斯共為亞爾布斯集團(西蘭德合併的鑛山公司)的董事;前二人與斐里蒲斯哥爾德曼和兩法拉爾同為東蘭德鑛山興業公司的董事;後一人是第一金剛石公司的董事。德·比爾公司的麥爾(C. Meyer)是哥爾時公司(Goltz & Co.)的董事,德·比爾公司的約爾(S. B. Joel)是巴納脫兄弟(大商)商號的一份子。

我們據這些相關關係的各系統能够察知在一切主要金鑛集團間及在金和金剛石與特許公司的投機金融間存在着一種經營上嚴密的聯合,並看見鐵道銀行、炭坑、電報、探鑛公司及新聞業是這個中心的集團的附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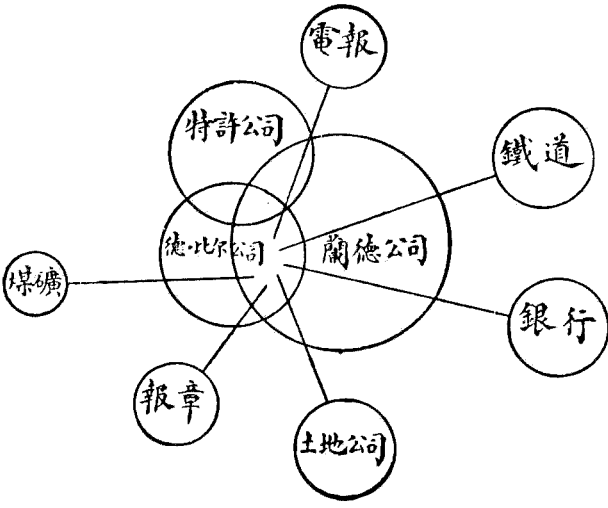
南非金融的小內部聯合可從五個最標準的公司的董事人員這樣地指明出來——

柏特……	德比爾	第一	蘭德鑛山	探金地	特許公司
	—	—	—	—	—

惹米孫 ……	——	——	——	——	——	——	——
馬鳩爾 ……	——	——	——	——	——	——	——
米齊耳 ……	——	——	——	——	——	——	——
雷曼 ……	——	——	——	——	——	——	——
維恩爾 ……	——	——	——	——	——	——	——

此外有愛克斯頓、爵士赫里、或者喬·法拉爾，他們各個是最重要公司當中幾個公司董事長。我們很可以說這個小集團的人們掌握着支配南非的金融上、產業上和政治上運命的勢力。每個重要的企業都是被這些人和與他們有密切的企業上聯合者直接地經營着的。除開爵士赫里、(合併的採金地公司的)馬鳩爾、喬·法拉爾三人外一切人都是德·比爾和維恩爾、柏特兩個公司的人。我們參照前表可以看出這個同一的小集團直接支配銀行、鐵道、電報和煤礦並能由他們統制的金融和信託公司支配許多其他公司。最有勢力的報館當中最多數都是在他們的掌握

中。下面粗略的圖正確地描繪出這個形勢。





# 第十一章 機械和產業疲滯

## 第一節 產業疲滯的外部現象

所叫做產業疲滯的病狀的主要徵候就是躉賣價格的一般低落，和相隨的零賣價格的稍小的低落。產業疲滯的最後原因不管可以是什麼物事，每回價格低落的直接和當前原因必是照以前價格需要與供給不能同等進展。那些人有貨物出售的，能够以他們從前所取得的價格出售一切他們的貨物時，他們不會減低價格。所以任何價格低落的直接有力原因是照以前價格供給過剩的一種現實情況。極小量的供給過剩將使一個企業或全市場內的價格低落，如各企業間的競爭是劇烈的。設若這樣的價格低落迅速地激勵需要，使供給過剩的現象消滅，需要率與供給率在較低的價格水準成爲均等的，那麼，這個情況普通是被稱爲一種『供給過剩的趨勢』。但我們應記憶着這個情況嚴格說來不是一種『趨勢』，但是一種使價格減低的現實上存在的供給過剩量。

在這樣造成的任何價格的低落迅速地激勵起一種相應的需要增加的場合，價格隨着就穩

定了，並且在較低的價格下存在着一種充分的健全的生產現象。

所以價格一般地比五年或十年以前爲低，這個單獨的事實，不是產業疲滯的任何證據。疲滯的產業不單指低落的價格，並且指弛緩的生產：所已生產的超過以最低的有利價格所能出售的數量以上，市場充斥着堆積的貨物，但現時又正生產的在以現存的生產工具所能生產的數量以下。在疲滯的期間觀面着我們的事實就是表面上生產力的過剩。如果這個過剩僅是勞力，那麼，這可以似是而非地被說明爲因機械對勞力的代換。因爲人們容認採用節省勞力或幫助勞力的機械的最初和當前結果可以是對勞力的需要的減少，即使把製造和修理機械的勞力及分配可出售的增多的生產品的勞力計算到。產業組織中其他一般的經濟所伴隨着的多數新式機械的同時應用可像似說明爲什麼一時期在一國的一切或最多數主要產業內會有一般的勞力過剩現象存在着。這樣的勞力過剩會從『最初效果』的累積活動產生出來。在機械對貨物低廉化的影響有時間來關於刺激消費運用牠們的充分自然的勞力時，一時被代換的勞力會再充分地被利用着；巨那一時，儲蓄的和貯藏在固定資本形式內的過去勞力，會做許多在別種情況下現在人間的

勞力可要做的工作。但在產業的疲滯情況下過剩的資本形式和勞力形式都一樣存在着，這個事實，是可以把那樣一種說明完全否定着。在產業疲滯的場合同時存在着生產中兩個原素的過剩現象。勞動家或沒有工作做或不規則地被雇用着，工場和工廠都關閉了或縮短開工的時間，煤和金屬的出產減少了，並且生產縱然弛緩，市場上仍是充斥着不能以對貨物所有人給與最小贏利的價格尋求到買主的未售貨物。此外，在農業、採礦業、等等抽取的產業的場合，還有對從前有利地使用着的土地的生產上使用的排除。

## 第二節 關於生產不足和生產過剩的精確敘述

生產過剩和生產不足這個對偶術語，據一個人視生產為一種狀態或一種歷程，可正確地適用到產業的這種情況上面。疲滯中產業的狀態是生產過剩的狀態——產業體充斥着沒為消費十分迅速提取出的貨物。這個過多損傷了產業體，產業體的機能上活動也弄衰弱了。這樣惹起的產業停滯是正確地被稱為生產不足。

英國經濟學作家一般地說，生產過剩的狀態，即資本和勞力過剩的狀態，儘管同時在一兩種

或好幾種產業內發現出來，却不能是一般地適用着的。他們辯論地說着，在一種產業內使用的資本和勞力太多，那麼，在別種產業內使用的必然過少，所以同時不會存在着一般的生產過剩狀態。如果一般的生產過剩不指的是每單獨一個產業被供給着過多的資本，但指的是在那個場合存在着的一種純供給過剩狀態，——即使考慮到在這些產業內過多和在那些產業內過少的情事；那麼，英國經濟學家的這種斷論，不是合於真確的事實，或英國外經濟學家泰斗所言。

### 第三節 生產力一般地超過消費的需要以上的證明

如果一種產業的疲滯指的是資本和勞力的應用錯誤，使有些產業內應用的過多，別的產業內應用的過少；那麼，在許多場合價格要增高，在許多場合價格也一樣要低落，並且容認的疲滯徵候，即在一切或差不多一切重要產業內同時的價格低落，不會發現出來。最精細地研究疲滯產業現像的學子一致以為這個狀態是資本形式的一般過剩或純過剩。他們還一致認近代機械的莫大發達為這個生產力一般地超過必須維持現時消費的那個生產力以上的體現。

滯內費爾爵士 (Lord Playfair) 關於這個問題說，『國家或因戰爭被殘破或留存着享有

和平國家或因保護貿易的障礙孤立着或在自由貿易下處理這些產業，國家或有豐富的產業原料或必須從別國輸入這些原料，這些問題，都無關係；在一切這些殊異的情況下世界上使用機械的國家在同一方面感覺到十五年的疲滯，儘管疲滯的程度有強弱的不同。』他的結論是『生產中所使用機械的改良增加商品的供給到世界目前的需要以上』（“Contemporary Review,” March, 1888）他爲辯護這個主張引述大陸作家如風·斯塔德尼峙（A. von Studnitz）、皮爾麥日（Piermez）、尤爾斯·達克爾峙（Jules Duckerts）、納維內耶（Laveleye）、特拉生斯特爾（Trasenster）、安勒克（Annecke）和恩革耳（Engle）的議論。在美國加洛耳·萊特（Carroll Wright）大衛·威爾斯（Davis Wells）和亞金孫（Atkinson）最擁護這個說法，以爲這是產業疲滯的惟一說明。加洛耳·德萊特（Carroll D. Wright）、華盛頓勞動局長，著重地斷言這個事實。『在所關涉的國家（英國、美國、法國、比利時、德國）的工廠和職工都考慮到的範圍內實存在着一種積極的和著實的生產過剩，並且動力機械如果沒有採用，這個生產過剩不會在比所包含的各國和仰靠牠們的那些國的消費力——需要——還要大些的率度下存在着；換些話說來，動力機

械的生產過剩論理上產生出用這樣機械的助力製造的貨物的生產過剩，並且這個生產過剩代表爲繁榮起見大半仰靠機械產業的那些國家的情況。』（“Report on Industrial Depressions,” Washington, 1886.）英國「貿易和工業疲滯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同樣地承認生產力的過剩與資本和勞力的應用上僅僅的計算錯誤顯有區別。多數派的報告上對「生產過剩」下的定義就是：『在需要不充分活潑足以對生產人維持着有利價格時商品的生產甚或存在的生產能力。』這個報告確述『這樣一種生產過剩是最近年間產業進程中最爲顯著的形態之一，這個事實可以部份地說明我們現在所遭受的產業疲滯……。』（Report, pars. 61-66.）少數派的報告還更加甚地着重『組織的生產過剩，』辯說『商品的需要不是照從前的率度增加着的，我們生產的能力因此超過國內和輸出方面的需要，再者這個生產能力能因更充分地使用現在一部份閑擱的勞力和器具在短時期相當地增大起來。』（Report, par. 106.）博倫達諾說，德國的加特爾好像『準備着一個安全傘足使生產過剩的權難者能安全地下落到堅實的基礎上。』

威爾斯（D. A. Wells）關於產業的幾種部門內生產的機械過剩供給出很多的消息，他視

機械爲產業疲滯的直接原因，這樣的機械在下列的三方面有作用——（1）生產能力的增大，（2）分配方法的改良，（3）豐富的新原料供給的顯露。所以生產比消費更迅速地發展。僅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能夠說明最近十二年或十五年間世界商業及使用的夥多物品和工具供給之增加率，遠比世界人口或人口的當前消費能力的並時增加率爲速。』（“Contemporary Review,” July, 1887.）

紡織業內的初期發明，蒸汽力對製造業和交通業的一般應用，兩者在過去百年間產業革命中曾執行敏活的任務。但我們應記憶着：發明的大勢力業已耗盡自己，我們已達到生產力的發展中僅有小增進的時代，這個議論，距真實很遙遠。反之，最近一世代在差不多一切主要的產業技術內，在原料的新供給的顯露中，在產業組織的改善中，有多數發見指示出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在美國這種進步最爲顯著，估計一八八六年前十五年或二十年間，製造業總數如計算一起，以筋肉勞動的代換測量的機械生產力的增加數達到三分之一以上。許多製造業內蒸汽運轉機械和工廠制度的採用都屬於這個世代。在製靴業內的機械勞動替代人手勞動，表明有些種類的貨物增加

百分之八十，其他種類的貨物增加百分之五十。在絲製造業內增加百分之五十，家用品製造業內有些歷程方面增加百分之三十，但在許多小的歷程如製板、錫罐、壁紙、肥皂、漆皮等等方面改進的機械生產，就每個勞動者計量起來是有從百分之五十乃至百分之三百或以上的增加，然而這些增加，決不是限定到人類筋肉和技能從前執行的歷程中動力的擴張方面。在基本的產業內增加的機械能率還更爲顯著。農具製造業內這個增加計算來是從百分之五十乃至百分之七十，機械和機構製造業內是從百分之二十五乃至百分之四十，『金屬和金屬財貨的生產內設立已久的工場，證明出機械會使人間勞力減少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製棉廠內生產力的增加遠比這個增加爲大。從一八七〇到一八八四年在大不列顛銑鉄的製造增高百分之一百三十一，在世界上其餘的國家增高百分之二百三十七。（“Contemporary Review,” March, 1888）『造船業內相對的勞力替代推算爲約四或五對一的比率——卽在一定時期今日因機械的使用能够執行用舊日的手工方法能够執行的勞動數量四倍或五倍。』（“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Labour,” Washington, 1886, pp. 80 to 88.）



在英國機械生產力的增加，從一八五〇到一八八五年的期間約略地被估定爲百分之四十；這個估計數，沒有任何理由足以推斷牠是過高。在造船業內較確實的統計是可得到手的，牠的進步甚至更爲大些。人間勞動在一八八四年需要來執行一定數量的工作的，與在一八七〇年的比較起來，牠的減少率計算不在百分之七十以下，這大半因蒸汽起重機、穀物昇舉機（升降機）的引入和應用增大及關於操舵、升帆、起錨、吸水、下貨蒸汽力的使用。（D. A. Wells, "Contemporary Review," August, 1887.）在船舶建造業內莫大的經濟也發現着。在一八八三年建築一隻船需費二萬四千鎊，現時能以一萬四千鎊的用費修造好。就船舶的行使說因複式引擎的採用得到的燃料的經濟是極爲巨大。現時海上輸送一噸小麥每英哩尙不要一個法盡（一個法盡等於一個辨士四分之一——譯者）。陸上輸送亦然，燃料的經濟會使載運費大減。『從最近在倫敦和西北部鐵道上的一種實驗說複式機關車載運一噸貨物每英哩祇須燃燒二兩煤』（蒲內費爾爵士在一八八八年三月號 "Contemporary Review," 上關於最近運輸業和製造業的經濟會有許多有趣味的解說。）因蒸汽發動機，因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的航路替代舊的好望角航

路航行加速，這莫大地促進了通商。這個航路的整理計算起來實際上毀壞了兩百萬噸船舶。電氣傳達消息的大利便消滅了從前商業狀況所需要的堆棧的廣大組織。這些根本的運輸業的經濟，深深地影響英國的商業和製造業全部，並關於以低減生產費和激勵生產的增加造成價格的一般跌落，不是沒執行重要的任務。

運輸機械的過剩生產，特別是鐵道的過剩生產，當作近代產業疲滯的一種直接原因看來，是執行過重要的任務。近代產業疲滯以一八七三年開頭，一八七八年達到最高點，牠的起源被解說是在——特別是美國和德國——鐵道建築上使用的資本的過度固定化方面，這些鐵道當中許多鐵道在敷設好的時候，也沒有人民來乘坐，也沒有貨物來載運；是在德國在大陸上主張牠的霸權後的狂暴投機方面；是在誇揚的軍備方面，軍備製造業那時從生產的產業中提取非常巨大的勞動數量，並過度重視歐洲各大國納稅人的力量；是在一切歐洲國家的主要產業內生產過剩方面』(“Statist,” 1879, quoted Bowley, “England’s Foreign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30.)

鮑勒 (Bowley) 指明出：十九世紀大鐵道興隆當中每個興隆後，例如約在一八四七年的英國、一八五七和一八七三年前的美國、一八七八的印度、一八七三年的大陸各國，大鐵道興隆後，崩潰都極爲猛烈；因爲建築鐵道的原料是以過高的價格買進的；建築中每週工資是非常高昂；沒有報酬得到手直到全部計畫完成時，這個計畫或者須經許多年纔可告成。

這個莫大的鐵道企業指示出運輸資本形式的生產過剩和相應的當時消費的節約。換些話說來，英國、德國、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大部份『儲蓄』投置在這些新鐵道中的，是不能生殖的；經濟上牠們不是需要來援助運輸事業，牠們中許多，如牠們的股票的現行價格所證明，留存着差不多毫無用處。如有時有人所提示，在大努力於興辦這樣的偉大企業後，一種崩潰在經濟上是必然的：這個說話，是不真確的。如果一八七三年資本和勞力，在這些大企業內尋求到完全用途時以前的期間，獲得的大收入和高工資，曾充分地使用來增加對商品和提高的消費標準的需要；要那麼長久擱置無用的新運輸機械當中許多會需要來幫助貨物的生產以維持提高的消費標準。這個議論固然假定愚昧或欺騙沒引起對投資的錯誤指導。但沒有證據足以說明一八六九到七二年投置

在鐵道企業內的巨額資金能够找尋到更安全、或更有利的投資途徑。所以在經濟上需要來經營生產事業以供給現時穩定的慾望的一切資本曾被獲得後，氾濫的『儲蓄』流入投機的公司發起人手中。這樣的儲蓄不是被轉變爲安全和有用的投資形式，牠們是決不應企圖作成的『儲蓄』，因爲如結果所證明，牠們在商業的必要上沒有經濟的正常理由。

#### 第四節 價格統計所表明近代機械生產與產業疲滯的關係

近代機械的增大的生產力與產業的疲滯間直接的因果關係，從各別的產業國家的種種產業部門內各變動的一種比較，明白地顯現出來。近代機械和近代貿易方法既有愈高的發達並且愈一般地被應用着，產業的變動所以愈益深刻，愈益持久。大率從事於爲大製造國生產食物和原料的較落後的國家間一種比較有時被引述來辯護『高度演進的產業較爲穩定』這個議論。但是哲芬 (Giffen) 關於辯說在生產原料的國家內產業的疲滯，比在製造業的國家內常更爲兇惡，縱然無疑地是確當不錯 ("Essays in Finance," Vol. I, p. 117, etc.) 却這僅就這些原料生產國說是真實的，這些國爲輸出生產原料，並且牠們的貿易以此決定於遠隔的市場上商品需要的變

動，但牠們對於這些市場的運動是很不能計算到或支配着。氣候、疾病和其他自然原因的不規則性，應是農業生產力的變動的一種固常原因。但那些非製造業的國家，絕少仰靠與製造業的國家的通商並大率是自足自給的，必然要保持着很多種類的農業，很多種類的其他原始的產業，並因此比對單獨一種穀物或其他產業較專門化的國家少受或種氣候或其他災害的支配。落後的國家因與先進的產業國通商嚴重地造成的專門化使牠專於生產棉花、或小麥、或羊、或酒，使牠屈服在遠隔和全然不可算定的市場上變動的需要下，張大了自然對牠的生產力加上的不規則性。在高度演進的產業國內不規則的消費和未統制的生產惹起的變動，以恐怖的勢力這樣地反映在產業世界內有較原始的秩序的部份上（在落後的產業國上——譯者）。所以近代機械產業的特徵把自己印刻在以原料營養這個產業的國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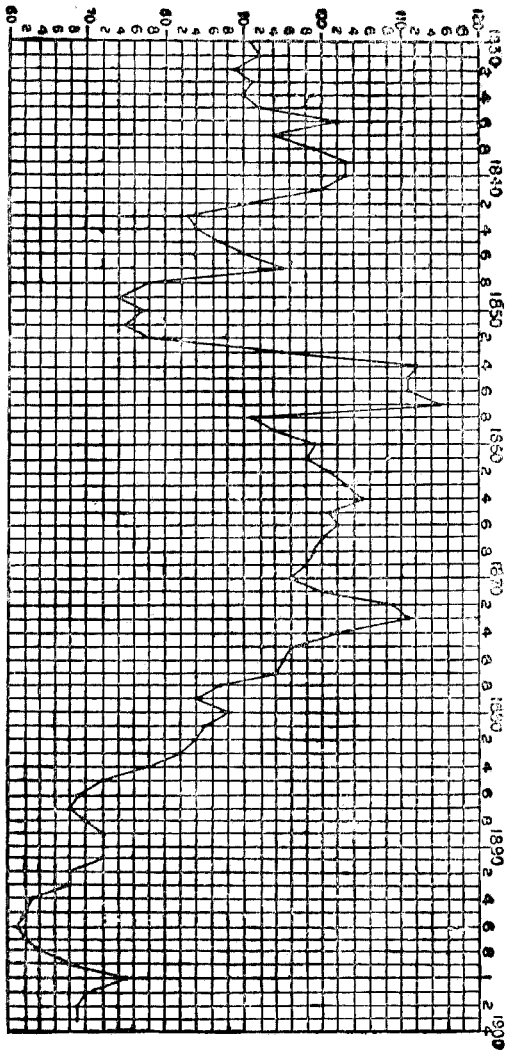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轉而考究較高度演進的社會內——在這些社會內統計供給出較正確的報告——各種產業部門，那麼，我們可很顯明地證實：在關涉着世界市場的範圍內，機械生產和高度組織被應用到的產業內那個變動是極爲急激。躉賣價格變化的一種調查指明出最速、最大的變動是

在織物和礦物材料的價格中發見着的，這些織物和礦物的材料形成我們主要製造業的基礎。如果我們把食物全部的價格變化和穀物價格變化與織物和礦物的價格變化比較起來，那麼，我們將察見特別是在最近三十年間織物和礦物的價格變化是較爲疾速，較爲彰顯。（看下面各圖。）

#### 第五節 在各變化的形式內資本的供給過剩體現出來

我們應明白地了解我們所考究的真正充塞，供給過剩，大率不構成於經機械向前到達消費者的未製或完成狀態下的商品。經濟的診斷有時對於這點混淆不清，認機械的增大的生產力好像是繼續製造出無限多的貨物超過可能的消費以上。這個診斷是深深地誤解病痛。這個經濟病僅僅在牠的初期階段採取這樣的形式。任何產業內機械的生產力據有利的價格超過需要時，原料爲向前到達消費者所經過的一系列歷程轉瞬間變成以供給過剩充塞着的。然而這個充塞不必是極廣大，並不長久繼續增甚。在這些過多的貨物的生產繼續時，縱然牠們的充塞增大，却產業病的最險惡形態尚未顯現出；贏利這時極低，或者企業在虧折的狀況下經營着，但工廠、作場、鑛山、鐵道，等等仍積極地活動着；工資這時可是被減少了，但仍有夥多的雇傭（工作——譯者）這個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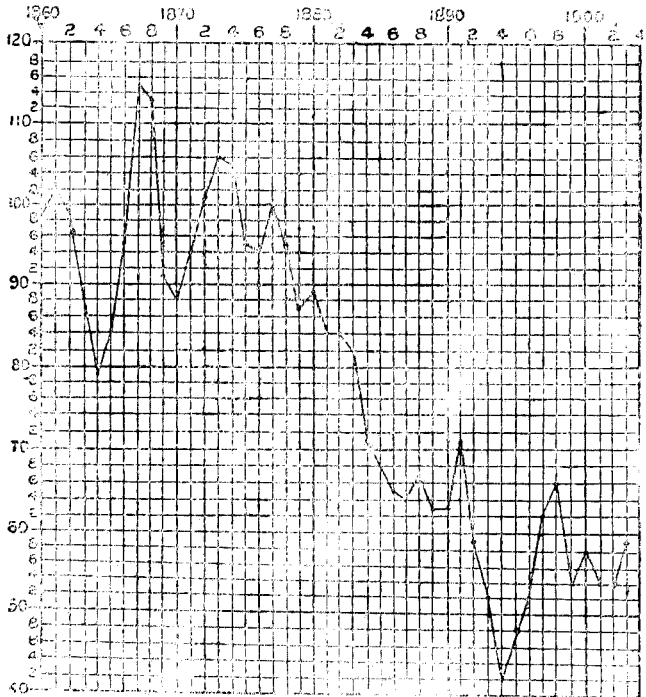
# 一般商品的平均價格



物的充塞阻害產業機械的車輪的運轉，減緩生產率時；弱小的製造業者不能向銀行獲得信用，不

能履行他們的契約，並且崩潰時；強大的公司逼而關閉牠們的工場當中有些工場，關閉生產力較差的礦山，縮短工作時間，節省各種形式的勞動時；產業的疲滯纔真取得最持久，最險惡的形態。這樣的情況不是增大的貨物充塞的情況；現存的充塞繼續障礙通商的路道並阻止更多的生產，但沒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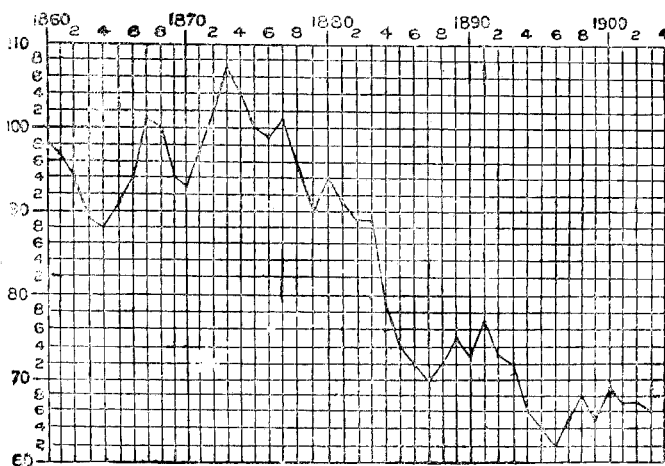
麥 價





# 一般食物價

第十一章 機械和產業疲滯



出供給過剩的真正詭難。這時真正的過剩在擱置的機械，關閉的工廠，鑛山停止採掘，船舶和鐵道車輛無所使用等等形態下表現出自已。補助的資本顯示出供給過剩的財貨的堆積，這些資本的擱置又指明出大多數勞動家強制地解雇。機械，被製造並被打算來增加生產的貨物的出產的，與消費的發展比較起來會過速地增多了。這個機械沒繼續十分使用着，大部份不需要來幫助着生產出能尋找到市場的消費品的數量，並應當必然地擱置不用；這個機械的大部份代表一定數量的無用資本形式，即供給過剩，並且牠的未用的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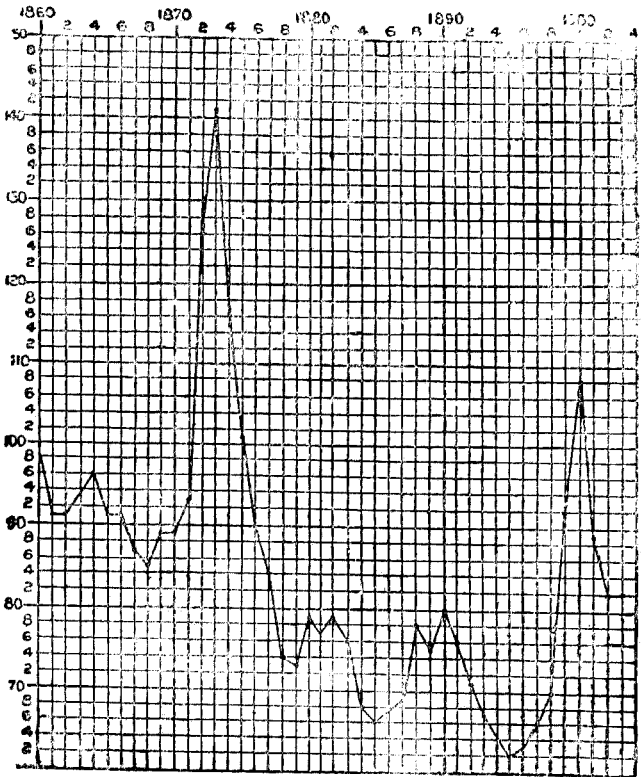
力代表不可比較的多量潛在的貨物供給過剩。經濟的勢力活動着，禁止這個過多的機械繼續使用；如果蔑視這些勢力，把這個機械使用起來，如果這個機械的所有人能够保持牠活動着；那麼，對牠製造出的貨物沒有市場存在着，並且這些貨物也要增漲供給過剩量。

#### 第六節 機械對產業疲滯的經濟關係的概述

近代機械對商業疲滯的一般關係敘述如下：——改良的製造和運輸機械能使愈益多量的原料更迅速地、更低廉地、經過生產的各種歷程。事實上消費者沒有這般迅速地增加他們的消費，也並沒增加到相等的程度。所以生產貨物的向前流去在一個或幾個製造階段中，或在商人的手內，甚或在零賣店裏面，被防遏住。這個生產流的充塞自動地阻止着生產，奪去大量機械和大量勞動的一切用處。價格跌落必然引起的貨幣收入的一般減少，沒因相應的（與價格跌落相應——譯者）販賣擴張得到補償，誘致消費的縮小。在疲滯的產業情況下，市場繼續以未售的貨物被充塞時，僅僅適合疲滯社會的縮減消費的現時生產數量是被維持着的。在商業上潮流轉向前，現時生產甚至低落到現時消費水準以下，以此讓充塞機械的夥多貨物漸次走入消費的路道中。在使

# 礦 產 品 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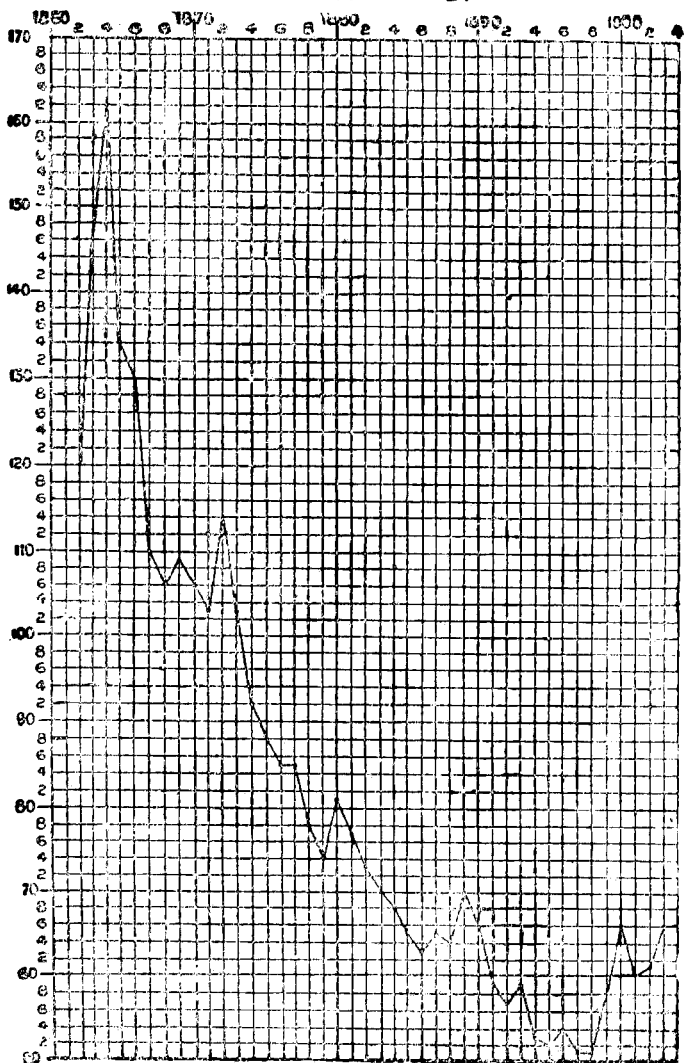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機械和產業疲滯



八十一

價格低下的  
 充塞滅除後，  
 價格開始上  
 升，需要在產  
 業的每個部  
 份都愈要現  
 出一種活氣，  
 並且我們看  
 見產業恢復  
 的通常徵象。

# 織物價



這是紛擾的期間商業世界內顯露出的大現像的一種確切敘述。在這個疾病是極兇險，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活動極萎靡時，我們看見因一定數量的供給過剩的壓力引起的機能的生產不足情態，並還看見相應的消費不足情態。

### 第七節 當作根本弊害的消費不足

這樣麼，機械是被述說為產業上病患的有力原因，但這個真正的責任沒放置在新機械發明人或製造業者的肩頭上，祇是在消費者的肩頭上。

產業疲滯的根本弊害就是消費不足。如果一定數量的資本和勞力同時在一切或最多數產業內擱置不用，那麼，為什麼牠們留存着不使用，其惟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對於牠們能以協作生產的貨物現時不需要。

英國經濟學家，其中最多數從斯愛 (J. B. Say) 那時以後否認人們在產業疲滯中看見存在着的一般供給過剩的狀況之可能性，他們喜歡臆斷：一般供給過剩的事件不會存在着，因每個生產的人創造出相應的消費力。他們主張：機械或任何資本形式都不會是太多，如果有與牠們協作

的勞力存在着；這個被說是過剩的機械，設使被使用着，那麼，某個人將有消費所生產的任何什麼的權力，並且我們既知道人類的慾望是不會有鑿足的，所生產的決不會是太多。這個粗疏和淺薄的議論，從亞當斯密和麥克苦樂（McCulloch）的著述有廣大流傳的，在他們後的經濟學家，不幸毫不考究牠是否與產業上事實相符合，就囫圇地對牠信從。既然一切商務都最後被分解為商品對商品的交換，那麼，每種生產增加指明出相應的消費能力的增加。既然在每個社會內存在着許多未滿足的慾望，那麼，關於每種能生產出的物事也必同等地存在着消費的欲求。但在『供給過剩是不能有的』這個假說內包含着錯誤，是臆斷消費的能力和消費的欲求在同一人中必然並存着。

如果因機械的增大的使用棉織物充斥着；那麼，在一方面紡績者和製造業者有能力來消費所生產的，別一方面在俄羅斯或倫敦東部——甚至在曼切斯特——一羣困餓、衣服襤褸的人們可以有要消費這些貨物的欲求。但這後一種人既然不是那些紡績者和製造業者所願意消費或持有的任何物事之所有主，那麼，商品對商品的交換不會發生。但有人要說，如果蘭加州生產人願

意消費任何物事，那麼，那些生產這個願欲的物的人們將有能力並或者有欲求來消費更多的棉織物，或無論如何有欲求來消費其他既有能力又有欲求來消費棉織物的人們所生產的某種物品。這樣麼，有人又要說，商品對商品的迂回交換必然發生出來。這個答覆在『蘭加州生產人願意消費他們所生產貨物的等價物』這個假定上是真確的。但我們且推想他們不願意這樣做。人類慾望既然沒有壓足，每個有消費能力的人必願意消費，這個回答，是不適當的。消費的欲求，爲着關於穩定地維持着產業能有作用，應是要『現時』消費的欲求，要繼續不斷地消費的欲求，要在與消費能力相應合的程度內消費的欲求。

我們且拿蘭加州的產業做一個實證的事例。顯然，如果紡織者、製造業者和他們的職工增加自己的棉製品消費量，使與每次出產增加相應合，那麼，在蘭加州產業內資本和勞力不會是過多的。

但他們設使不這樣做；那麼，他們祇能因勸誘別人增加自己的棉製品消費量，維持着他們資本和勞力的使用。他們怎能這樣做呢？如果蘭加州雇主和職工，不欲消費更多的棉製品，願消費並

實際上消費更多的鐵貨、家屋、酒類等等；那麼，這些物品的增大的消費，因使牠們價格的升高，以此刺激牠們的生產並把更大的易中權分配在從事生產這些鐵貨、家屋、酒類等等物品的資本家和職工間，能使這些資本家和職工消費更多的棉製品，並且他們如願意這樣做，他們有力的需要將維持住蘭加州產業內使用的新資本和新勞力。

但是蘭加州資本家和職工如不採取這種行徑，既不欲消費棉製品也不欲消費其他物品，祇單單『儲蓄』着，設置着更多的工場，並準備着生產更多的棉紗和棉布；那麼，他們轉瞬間就會發見他們企圖實行必不能實行的事件。他們的新資本及與新資本相結合的新勞力能被使用着，如果他們或別人將增加棉製品的消費量。他們自己在假定上不這樣做，並且這些從事創設新工場等等的資本家和職工即使承諾這樣做，這也不過延長那個困難，如果我們不以爲新工場會繼續設立與修建這些工場的人們關於需求更多的棉製品會繼續使用他們的贏利和工資全部——這樣繼續的使用是不合事理的。總之，棉業資本家和職工僅能實行這種儲蓄並準備使用增大的資本和勞力，如果那些從事設置並運用新工場的人們關於需求更多的棉製品會耗去他們一切



的收入，或其他的人們要減少他們迄至那時所儲蓄的收入的部分並要使用這個收入來增大他們對棉製品的需要。

如果同一的動機，引誘蘭加州資本家和工人不肯以生產的增加率增加他們現在的消費的，是一般地有作用；那麼，資本和勞力顯然會擱置着無所使用，因那些能够消費自己所生產的人們不願意消費，祇願意延遲消費——即儲蓄。

#### 第八節 『儲蓄』的經濟的分析

經濟學作家很少注意『儲蓄』的進程。哲望斯顯然主張多餘的食物和其他必需的消費品，不問牠們是在誰的手中，都構成一定時期一個社會內惟一真正的資本基礎。雪德維克 (Sidgwick) 也主張一切『儲蓄』首先是『食料』。從下面的例子看來這不是實際的事例：——一個自給的人每日爲自己每日的消費生產一定數量的食物等等，這個數量以數字十代表牠。假設其中之五是必要的消費，其餘的五是過剩的消費。這個人，以原始工具操作的，發見一個會大促進他的生產的器具，但需四日的勞動纔可把牠做成。在這樣的場合有可選擇的三種方法擺在他的面前。

他關於生產他的從前極端必需的消費部份五，可用去他的工作日一半，將其餘一半專用來做這個新器具，八日可做成。或者他可以增長他的工作日四分之一，以這個額外的時間做他的新器具，十六日可做成。或者最後，他可以繼續如從前樣生產消費的貨物，但祇消費一半，保存其他一半，直到八日他有一種貯蓄足使他繼續專心做新器具四日。如果他採用第一種方法，那麼，他單單改變了他的生產的性質，以工作日的一部份生產將來的貨物，不生產現時消費的貨物。如果採用第二種方法，那麼，他以額外的勞力創造將來的貨物。如果採用第三種方法，那麼，儲蓄或新『資本』纔採取食物作牠的最初形態。在同樣的方法下面一個社會謀採用需要新設備的較『迂迴的』生產方法或謀把一系列新的生產歷程放置在產業的領域內來滿足或種新慾望的，可以『儲蓄』食物等等，或以一時改變牠的生產的性質，或以額外的勞動完成牠的目的。所以新資本，從個人的觀點或社會的觀點說來，都可以採取食物或任何別的物質形式作牠的最初形態。

既然『儲蓄』不必一定要採取食物或任何可立即消費的物品的形態；那麼，亞當斯密和彌勒（J. S. Mill）是顯然錯誤了，在他們差不多以同一的術語主張（『每年所儲蓄的就是如每年

所耗用的樣規則地被消費着，並差不多還在同一的時間被消費着；但這是被另一類的人們消費着。』[原富，p. 1491, McCulloch.]『每種生產的物事都是被消費的，所儲蓄的就是被說是所耗用的，並且儲蓄與耗用是十分同樣迅速。』[“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I, Chap. V, Sec. 6.]所儲蓄的是必然被消費的，並且如所耗用的樣迅速地被消費着的時候。儲蓄與耗用的對語表示這些作家和信從他們的最多數英國經濟學家都被欺蒙着了，因他們視『儲蓄』與貨幣有干係，沒充分根究把貨幣存放在銀行的金融形態。

我們如果更精密地分析儲蓄，那麼，我們將察見：除在上文所舉例證中簡單場合之一而外，即在『儲蓄』包含防止可消費的貨物供現時消費的意味的場合而外，在一個複雜的產業社會內，每種儲蓄的行爲有創造根本上不能供現時消費的資本形式——即將來的或生產的貨物——或使這樣資本形式被創造出來的意義。

一個產業社會中每個份子取得當作這樣價值的市場上同等物的貨幣收入，這樣價值是他所有的生產之必要物，土地、資本、勞力、創造的貨物和勞務中的價值。說到當作收入被給付的每一

金鎊，有同等數量的物質或非物質財富業已創造出來。

假設甲是生產的一種必要物的所有主，每週被給付十鎊，每年取得五百鎊的收入。在每次收受十鎊前，他會使這樣一種數量的財富發生出來，這個財富，如是物質的貨物，仍會或不會存在着，如是勞務，那就業被消費。顯然，甲每週可以消費值十鎊的貨物和勞務，沒影響着公共財富的一般情況。但甲每週祇決定消費值五鎊的貨物和勞務，把其餘五鎊存放在銀行裏面。這個值五鎊的貨物和勞務，甲可以消費但不肯消費的，成爲什麼形態呢？牠們在甲有代表牠們的『儲蓄』的貨幣的債權時必然繼續存在着呢；如果這樣，那是在什麼形態下呢？換些話說來，在貨幣收入被說是儲蓄的時候，商業世界內實際上出現了什麼，在甲把當作『儲蓄』的收入一部份存放在銀行裏面的金融上事實的背後站立着什麼產業上事實呢？

對於這個問題可有幾種回答。

(1) 乙、浪蕩的土地或資本所有人，願意生活超出收入以上，會以他的財產作抵押，向銀行借入甲所每次存放的五鎊。在這樣的場合乙耗用甲所耗用的；乙的財產（或者是從前的儲蓄移

轉到甲的手中。從個人方面說甲完成了有形財產所代表的一種『儲蓄』，但從社會方面說沒有任何實際的或表面的儲蓄會發生出來。

(2) 丙、一個欺騙的公司發起人，可因虛構事實握得甲儲蓄的貨幣，並可為自己的享受耗用這宗貨幣，消費甲可以消費的貨物和勞務並對甲給與表示甲的儲蓄的『紙』股票。在這個場合從個人方面說甲沒完成任何的儲蓄。

從社會的觀點說也沒有任何實際儲蓄（甲沒消費，丙消費了）存在着，但在『股票』有市場價格時，一種外表的儲蓄是存在着的。甲貸出金錢給政府來耗用在戰爭上，這樣完成的『儲蓄』也屬於那個範疇。從社會的觀點說沒有什麼儲蓄存在着（如這個戰爭不被推想為要產生出富或抵押物的財產），但甲的紙債票代表他個人的儲蓄。甲所『儲蓄』的恰正與這個社會在牠的團體能力方面所耗用的相均衡，甲在社會的財產上取得一種抵當權。（羅卑爾晟（Rolertson）的“Pallacy of Saving” 上關於『紙儲蓄』的性質有精透的分析。Eonenschel'n.）

(3) 丁和戊，製造業者或貿易者，從事生產甲習於在着手儲蓄前以他的五鎊購買的奢侈品，

發見他們每週的進項減少並降落到金融上困厄的地位，把他們的生產設備和股票抵押給甲，借入甲的儲蓄來繼續他們的企業活動。在他們因甲的金錢援助能夠繼續生產時，假設那個社會的其他份子的儲蓄與耗用間關係留存着沒有改變，那麼，他們所生產的就是供給過剩，不需要來供給現時的消費。這個供給過剩就是甲的『儲蓄』的物質上表現。在關涉着實際資本的範圍內實際資本沒因甲的儲蓄行爲有任何增加，較切適地說來還有減少；因爲甲的行爲即使社會方面奢侈品的消費有純的減少，在生產奢侈品各種歷程內所使用的資本的『價值』在社會上必然低落，沒各種價值的任何其他增大補償着牠。但因甲的儲蓄有新的資本形式存在着，這些形式具備了資本的外表，儘管實際上是『供給過剩』。這些空虛的形式表現甲的儲蓄。固然，甲因充分認知那些事實，對丁和戊貸與數目祇限於他們抵押的資本的實際價值。當這個最高點（據那個資本的實際價值貸與的數目——譯者）達到時，丁和戊不能再得到任何借款，他們的股票和生產設備就移轉到甲的手中。從社會的觀點說甲的行爲會使資本的多數物質形式創造出來，這些形式在社會的生產與消費間現存的關係繼續着的時候祇不過是供給過剩罷了。

(4) 甲可以在擔保的條件下移轉他的每週五鎊給己。己以購買獲得甲所不肯消費的貨物，並可以使用牠們（或別種物質形式的同等物）做更多的生產的資本。如果己能用這筆資本幫助着生產出這樣的貨物，對這些貨物有增大的消費存在着，這些貨物或引起並滿足某種新慾望，那麼，甲的行爲從社會觀點說會產生出『儲蓄』——即實際資本會有增加；資本的形式在別種情況下被說是供給過剩的，因一般消費的增加具有經濟的活氣。甲棄卻的貨物和勞務，是否能夠變成有效資本，這個疑問，沒有實際困難從牠發生出來。甲所棄卻的事物是奢侈的消費物品和勞務。甲用下述的方法能變更牠們使成爲有效資本——他打算此後僅消費他的收入一半，慎重地使用其餘一半即構成他的收入的生產必要物來把額外的生產設備和機械等等投置在或種產業內。他自己這樣做或勸誘己這樣做，是沒有差別的；這是會要做的。在這種情況下，甲因創立新的有用資本形式，能够實現他的儲蓄目的，假設一般的消費有增加。從社會的觀點說來，這些就是甲的儲蓄之四種可能有的結果——

(1) 沒有。

(2) 虛假的或『紙面上』的儲蓄。

(3) 資本形式的供給過剩。

(4) 實際資本的增加。

所以每種行為從社會觀點說在近代產業社會是儲蓄行為並不僅是從這個人移轉到那個人的『耗用』的，顯然含有這樣一種貨物形式的生產的意義在裏面，這種形式就牠的性質和地位說，不能供現時的消費。

『儲蓄』的這樣分析證明了彌勒所說的兩重錯誤，他說，『每種生產的事物都是被消費的，所儲蓄的就是被說是耗用的；並且儲蓄與耗用是十分同樣迅速。』第一，因表明出『儲蓄』從社會的觀點說一般指的是生產不能供現時消費的或種物事，這證實即使所『儲蓄』的是被消費的，這不是如所被耗用的樣那般迅速地被消費着。彌勒似乎以為所『儲蓄』的必然是食物、衣服和所叫做完成品，因『儲蓄』在他看來不是一種歷程，祇單是不肯購買的一種消極行為。一個會『儲蓄』的人，因支配着他可轉讓給勞動家做真實工資的多餘的食物等等，像似推想一個儲蓄



的社會在這種形式內有牠的儲蓄。我們察見這不是實際的事例。甚至在原始的社會內多餘的食物是儲蓄可採取的最初形式的場合，這個食物不會即在牠可利用來供消費的時候就被消費，這還是屬於儲蓄的行爲。總之，彌勒的見解就是儲蓄應必然指的是更多的食物、衣服、等等的一種貯藏，這些貯藏的事物終竟沒貯藏着，但移轉給別人去消費。彌勒沒察見一個從與個人觀點對立的社會觀點說儲蓄的人，必然生產出他和任何別人都立刻消費的或種物事——即蒸汽引擎、革片、店舖貨物。一種『儲蓄』僅僅是從甲移轉到乙的耗用的，從甲和乙所隸屬的社會的觀點說，顯然不是儲蓄。如果甲被說是儲蓄的，對製造在別種情況下不會製造出來的機械的乙給付工資，那麼，在這個機械被製造時或種物事是被儲蓄着，在被製造前卻是沒儲蓄着。

儘管彌勒在他的著作第一卷第五章不像似視增大的生產設備、機械、等等爲『儲蓄』，但較切適地說來不像似視爲儲蓄可被交換的一些物事(Chap. V. § 5.)，卻儲蓄的更通常的經濟見解，把儲蓄的部份在生產設備和原料等等內體現出來，並以爲這些物事在製成品內的耗用爲一種『消費』。但儘管就產業的慣例說棉紗、等等在被耗用時是被消費着；卻關於機械不是這般樣

的，任何企業家也不容認他的『資本』因機械的損耗被消費了，並按期被『儲蓄』替換着。資本的特殊物質上體現物的損耗，是被『一種從產業或經濟的意義說不是儲蓄的歷程』自動地修復着。製造業者決不認在現存生產設備的維持上所使費的爲『儲蓄』；他只把投置在增多的生產設備中的使費算爲『儲蓄』。經濟學家應明白地認知資本和儲蓄的這個企業形態與牠們的科學的形態還是相符合的。所以我們察見『儲蓄』是絕對適用到這樣增大的生產設備和生產貨物的生產方面，這樣的生產日後要生產出增大的消費品作物，如果社會正願意消費牠們。『儲蓄』是延遲的消費——卽不是適宜於現在直接消費的商品生產，是將來貨物的生產卽牠們的種種生產階段內原料、機械和生產設備的生產。

#### 第九節 儲蓄需要將來的消費增加

事實上有兩種判然各別的動機誘引個人繼續消費，一種就是消費的欲求，另一種就是儲蓄的欲求——卽延遲消費。後一種的欲求也可說是真正包含着的一種在未定的將來時期消費儲蓄的結果的欲求，但牠們（儲蓄物——譯者）的生產的動機在現時是一種減少社會現在消費量

和增加延期的消費量的欲求。

這個理由就是對於彌勒的這個惟一語句的解答，這個語句有時被人們利用來完全駁斥一種現存的供給過剩狀態的議論。「這個錯誤是在沒察知：一切有一種等價物來給與的人們，儘管「可」充分地被供備着他們所願欲的每種可想像到的物品；卻他們繼續對生產有所添加，這個事實，證明這樣的供備不是實際的事例。」(Bk. III, Chap. XIV, § 3.) 在這樣的場合或消費所生產的或消費牠的等價物的現時欲求被推定為能引起個人生產的惟一動機。人們繼續生產，這個事實，視為這樣的證據，即他們沒「充分地被供備他們所願欲的每種可想像到的物品。」如果這種說法是真實的，那麼，這將是對供給過剩這個觀念的一個最後的、決定的、駁斥。但儲蓄如指的是延期的消費，並且儲蓄的欲求和消費的欲求如是生產的「真實原因」，那麼，繼續的生產這回事實，沒證明出這樣的生產應當被需要來供給為消費所欲求的物品。最後，某一個人將承諾消費所生產的，這個信念，支持着「一個儲蓄人」的繼續的生產；但如我們刻下所將察見，一個競爭的生產人相信他能為他的貨物獲得一個市場，這即便有事實證明為確當時也不能保證全產業

內不會有生產過剩的事實發生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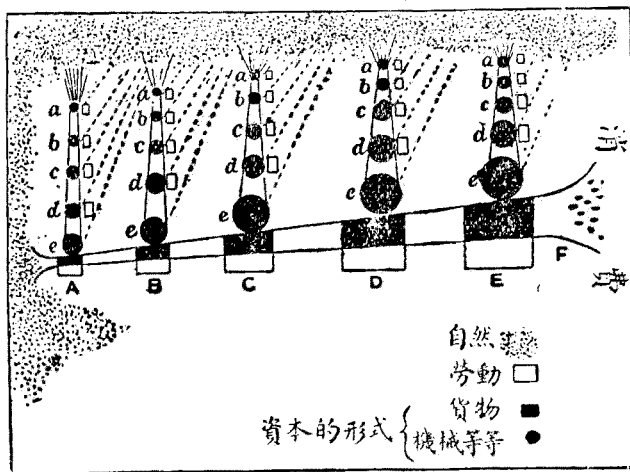
所以那些在現時有消費能力的人們，如果願意延遲他們的消費，那麼，他們會不肯需要消費的貨物，並會使生產貨物過剩的現象發生出來。

#### 第十節 產業有機體內各部份的數量上關係

下圖可用來更明白地指示出消費和儲蓄的數量上不協調，這個不協調構成消費不足，並在機械和生產貨物的過多中顯現出自己來。

A. B. C. D. E. 各點代表五種階段，從自然獲得的原料由這些階段向前達到消費者的效用的地點。這五個階段代表生產中五個主要的歷程——抽取歷程、運輸歷程、製造歷程、躉賣歷程和零賣歷程。在A點抽取的原料，小麥、皮、鐵、木材、棉花等等，從地球上各種地方得到的，大量地收集在牠們經受種種性質上和形式上的變化的地方；然後牠們被躉賣商人和零賣商人分配起來，這些商人把牠們移轉給把牠們作麪包、靴、鐵瓶、椅子、汗衫消費的人們。抽取、運輸、製造、分配的階段固然可再分為許多複雜的歷程，例如應用到更精妙地製造的商品的歷史方面那些歷程。但在生產

生產的機構



歷程內每點必位置着一定數量的生產設備和機械，被打算來幫助着在消費的道路上朝前一步推進生產的貨物。在圖上 A. B. C. D. E. 各點繪畫的黑圈表明這個固定資本。但每個機械或工廠建築物或堆棧自身，是這樣的一列階段的最後產物，這列階段構成與生產的主要徑路所指明的那個歷程相類似的一種歷程。機械和生產設備，構成於從自然界抽取的原料的，是被與 A. B. C. D. E. 各點相應的多數生產階段製造成固定資本的完全形式，配置在牠們能對生產的

主流給與適當的動力的處所。在生產設備和機械的生產中每個生產階段需要其他生產設備和機械參入來幫助牠的進行。這些從屬的固定資本形式當中每種形式位置在 a. b. c. d. e 各點的，固然自身有與那些主要形式相類似的歷史。我們在此處無須表明這樣暗示出的產業機構的十分複雜性，因這會引起混淆並不對我們的討論有所裨益。我們認知在 A. B. C. D. E 各點和在垂直線上的 a. b. c. d. e 五點的每一點位置着一定數量的固定資本形式，這些形式在推進從 A 到 B 的數量，從 B 到 C 的數量，以及其他同樣的行程的工作歷程中逐漸損耗；這就足够了。如果我們轉而論述  $\curvearrowright$  這個點，在這點貨物從生產的機構流入以提取牠們的「效用或利便」毀滅牠們的消費者手中；那麼，我們將在貨物從產業機構流出的狀況中發見這個機構全部的活動的動力和節制者。

我們現單拿製靴業這個產業做說明的例子。消費者在零賣商店購買的並在  $\curvearrowright$  這個點從機構中取出的多數長靴和靴，決定零賣人從躉賣商需求並取去靴的率度，假設——為簡單化起見——一切商店主都由中間商人的媒介與製造業者做交易。如果零賣人在一定的時期售賣的數

目增加了，那麼，他們對商人增大他們的需求；如果售賣的數目降低了，那麼，他們就減少他們的需  
求。零賣商人在通常狀況下存積的貨物數量會被消費者的需要規定着。（但小零賣商的存貨不  
會在一切場合與一切種類貨物的總售賣量有比例的變動。一個小商店主，爲保持他的信用和維  
繫他的顧客起見常須存積少量的需求稀少的各種樣貨物。如果他幾許較迅速地售出牠們，他也  
不在任何特定的時候必然增添他的現貨。）這樣麼，靴子從○到□的流動和任何一定時在□點  
的靴子數量被消費者的需要決定着——這就是說被消費的數量和速度決定着。如果因計算錯  
誤，很多的靴子滯留在零賣商店裏面，超過必須滿足現時消費的數量以上，又或從□到○的流動  
比從○的流出爲速；那麼，這個超過被類別爲這些資本形式的一種供給過剩。恰正如消費者的需  
要決定滯留在○和從□流出到○的靴子數量似的，零賣商人的需要決定在任何時候構成在○  
點的商人存積品的靴子數量，並決定這些商人對在○點的製造業者發出的訂貨單的數目和大  
小。同樣的，說到更前的生產歷程；熟皮從『製革業者』的流動和存積的熟皮數量也一樣被製造  
業者的需要決定着；獸皮和木皮的運輸和對這些製革材料的需要也被製革業者的需要決定着。

所以在 A. B. C. D. E. 五點的每點存積的數量，和牠們從這點進展到那點的速率在每個場合都決定於次一階段需要的數量。所以靴子的生產中任何時在每點存積的生產貨物的數量及在每點執行的工作數量，和給與的雇傭數量，被靴子的消費數量決定着。如果我們知道任何社會內消費者在一定的時候要購買若干靴子，並還知道在生產的各點產業技術的狀況；那麼，我們將能確切地察知靴子的生產中在每點必需怎樣多的存積量和怎樣多的補助資本。在任何一定的時候 F 這點指明的消費流，決定在 A. B. C. D. E 五點的每點經濟上需要的每種存積品和生產設備的數量。凡所適用到製靴業方面的，也適用到一般的產業方面。假設一個社會內消費率或消費量爲若干，那麼，我們就可以確切地決定在現存的產業狀況下需要來維持這個消費品的流動的存積量和生產設備量；任何存積量超過這個數目的，顯然是浪費的資本形式或供給過剩。所以 F 這點是 A. B. C. D. E 各點的數量上節制者。（F 這點一樣地決定在從每個垂直線下降的 a. b. c. d. 各點的存積量和生產設備量，因爲在這幾點的每點對機械和生產設備的生產的需要是從在 A. B. C. D. E 各點的需要發生出來的。所以貨物上流到這些水道內，儘管牠們的流動較爲緩慢



「因在主要的水道中僅貨物流出，固定資本經受較慢的『損耗』」，卻同等地被在 $\alpha$ 點的消费決定着，並同等地從在 $\alpha$ 點的消费發生出來。機構的全部動力在 $\alpha$ 點產生出來；並且在零賣店櫃台上所給付金錢的流，在牠從 $\alpha$ 點向 $\beta$ 點逆行而前時，供給在每點的必要刺激，驅使貨物前進到牠們的行程上次一階段。）這個說明的正確性，不因近代產業的投機性質有所損傷。投機的商業家或製造業者，可在 $\beta$ 點或 $\gamma$ 點設置企業，並準備存積物和機械來開始經營；但他們如沒覲面或創造消費者的增大的需要，那麼，他們的資本是無效用的，不然，他們對於這個企業的經營如有成功，那麼，這犧牲了這個產業內其他經營者，並且他們的資本，因其他經營者的資本消失效用，被造成爲生產的。

### 第十一節 資本和消費內數量上關係

此處所主張的真理，即在A. B. C. D. E各差別點個別地需要的存積量和生產設備量與集合地需要的存積量和生產設備量間存在着一種正確的數量關係，及在每點經濟上有效用的數量（存積和生產設備的數量——譯者）被現時消費的數量決定着，會像似自明的。但這個真理

縱然決沒明白地被否認過，卻從這個真理的認識引出的重要結果被關繫資本的幾個概念和辭句遮蒙着並迷暗着，這些概念和辭句是許多英國經濟學家所認可的。

這些錯誤當中主要錯誤，就是製造資本這個名詞的定義來排斥經濟手段的生產貨物和機械與經濟目的的消費貨物間明白的區別。在一個資本的定義，包含任何種類的消費貨物的，被採用的時候；有兩個結果發生出來。第一結果就是在商業心理方面有不可整理的混亂；因為在商業上每種物事形成商業公司的存積物或生產設備的，都是資本，任何物事沒形成這樣的存積物或生產設備的部份的，都不是資本。第二結果就是把生產的勞動者所有的食物或任何其他消費的貨物包括在資本裏面，拋棄了當作經濟目的和生產代換的消費的觀念。

如果我們信從奔姆·保爾克和奧地利派經濟學家，斷然排斥把勞動者的消費品包括在資本內的主張（Böhm-Bawerk,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p. 67. 關於英國經濟學家間意見上的衝突，看附錄第一柯薩 [Cossa] 責難把勞工的消費品包括在資本裏面的議論，以為這是『英國經濟學家著聞地獨有的錯誤概念的那些著名混淆之一』["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p. 360] 那麼，我們就有這樣一個資本概念，這個概念立刻與商業家的普遍概念相一致，並使我們明悉資本與消費間的重大關係。我們現在看見，產業機構中在每點的存積物和生產設備形式的資本從牠對消費這個經濟目的的貢獻得到牠的用處和價值，並牠的數量決定於消費的數量。我們會察見對商品的需要是在每個產業階段的資本數量的真實和準確決定者。所以這個需要是財富總量的決定者，財富能活動着做任何一定時產業社會內有用的資本形式。存積物和生產設備，構成在 A. B. C. D. E 各點的物質的資本形式的，牠們的總量應在產業的一種適當地被配置的狀態下對 F 點所指示的消費有一種正確的數量關係。如果 F 點增大，那麼，在 A. B. C. D. E 各點的資本形式的數量可個別地、集合地、增大；如果 F 點減少，那麼，在每點的有用的資本形式也要減少。既然我們會察見儲蓄的惟一目的從社會觀點說是在把新資本形式放置在 A. B. C. D. E 五點的每點上，那麼，有用儲蓄的數量顯然被消費率限制着，或顯然金融上被『耗用』量限制着。在一個社會的一般生產力有一種改善的場合，僅這個增大的生產力之一定的部份能經濟地被適用到『儲蓄』方面；一個適當的部份應拿來增大耗用並一般地提高消費。

第十二節 社會內儲蓄的經濟上限制

這個說法，除開這樣的一些人外，是難得有爭論的，這些人仍信從彌勒，主張除開所必需支持勞動者的能率而外現時生產全部能够被『儲蓄』着，這樣一種學說，甚至彌勒僅能以容認從一種儲蓄的企圖發生出的增大的儲蓄會採取該勞動者所消費的奢侈品的形態——這就是說決不會是『儲蓄』，但祇是從一個階級的『耗用』轉移為另一個階級的『耗用』——維持牠的一時的虛浮價值。（“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k. I. Chap. V, § 3; 又參看 Bk. III, Chap. XIV. § 3.）如果資本是限於商業上的資本，『儲蓄』是限於這些資本形式的設置；那麼，沒有人會否認一個社會內，在一定的時候所能有效地實行的『儲蓄』數量決定於消費的實行率，或否認這樣儲蓄的任何暫時的增加必是因將來消費率的相應的增加被說是正當的。（我們應注意將來消費數量的增加不必然補償儲蓄和耗用的均衡的一種攪亂，因為『將來『所得』的增大率』必須為補償起見被耗用着。）

這是會一般地被承認着。但有一些人，仍反對『生產制限並決定消費恰若消費制限並決定

生產』這個理論，並且又似乎主張現在儲蓄的任何增加及因此發生的積存物和生產設備的增加有一種經濟勢力來強迫將來消費的相應的升高，這個相應的升高將證明儲蓄是正當的。他們這樣地辯說，抵觸了這個事實，即使用機械的國家內在平常的產業狀況下存在着的機械和勞力超過能充分地被使用着的範圍以外，並僅僅在每個十年間很短的時期內近代機械的全部生產力能够充分地被使用着，儘管這樣的『放血』日漸增甚，這樣的放血是過剩的儲蓄因泡沫公司的詭詐所容易遭受的（這就是說公衆投資者的過剩儲蓄投入泡沫公司的，因股票跌落或變成廢紙，減少了或消失了——譯者），在這樣的放血狀況下受欺者完成的『儲蓄』被欺騙者的『耗用』抵消了。他們忽視『所謂增大的儲蓄刺激起增大的消費的能力沒發生作用』這個事實，仍主張『儲蓄』不能是過多的，因近代產業的趨勢是使生產在牠的方法上日更『迂迴』，以此對資本形式的時時增大的數量供備可被使用的範圍。

在近代機械下我們看見這些直接和從屬歷程的數目時有增加，這些歷程是與推進任何種類的商品達到完成的狀態相關聯着的。生產的勞力和資本當中愈大的部份不僅被使用在直接

的水平線上，並還使用在代表從屬機械的製造的各垂直線上。日多的儲蓄可保存在以機械製造機械的形態內，可保存在以這些被製造的機械製造別一些機械的形態內；所以「儲蓄」將在消費中產生出果實的期間可無限地擴展。

在港灣的建築中，在土地的灌溉中，在科學器械的創造中，及有永續性質和間接效用的其他事業的建設內貯存的勞力和設定的資本當中有些，不可以巨幾世紀在消費的貨物內表現出來。（這就是說那些資本和勞力當中有些可巨幾世紀仍保存着——譯者）假設承認這個說法，那就可質問，任何限制能被加在現時「儲蓄」和牠在各資本形式內的存積呢，如果那些形式在對十分遠隔的未來有適當考慮的狀況下被選擇出來？這個質問的答覆就是僅在兩種條件下無限大的現時「儲蓄」量能被證明為正當的。第一條件就是這個儲蓄內無限制的部份能存積在實際上不可毀壞的形式裏面；第二條件就是我們現在的遠識能使我們預測在遠隔的未來將盛行的生產和消費方法。事實上這兩種條件當中沒有一種存在着。在我們熟知的最為持久的資本形式裏面，例如在鐵道路線、船塢、灌溉和土地改良的持久的形式裏面，縱然我們存積着許多現時

「儲蓄」，卻這個儲蓄的大部份會被浪費着，如果牠被預定來補助的消費長時期延遲着。（我們應記憶着許多有效用和可供享樂的物品應在牠們終結的歷程內爲當前的消費彼生產出來。可毀滅物的『儲蓄』是限定到在牠們的生產中使用的較持久的機械形式的儲蓄方面，或在很少幾個場合限定到原料的貯存方面。所以被叫做『個人勞務』的生產工作的大部份不能先時預定。這些對儲蓄的可能性的制限是重要的。爲下一世代人們的利益實行的任何現在犧牲數量，都不能使他們過一種奢侈的懶惰生活。）再者我們不能多少確切地預知這樣『儲蓄』的全體價值在一世代過去前不因產業方法的變化致於消滅。

現時『儲蓄』從社會觀點說被證明爲正當的，牠的數量是嚴格地被限制着。我們不能預測我們的第二世代子孫的需要或那時會盛行的產業方法；我們甚至不能知曉是否會有一個第二十世代；在延期的消費中因一切物質的財富形式的可毀滅性，或因除那些想要使用牠們的人們外其他別人對牠們的除去，有某某不可避免的大浪費。再者，我們不相信我們的子孫有過剩財富的享受，不相應地努力從事生產，這是一件好事；我們也不相信我們盡力操作，不有貼近的相應

的享樂，這是一件好事。個人生活的限界正當地要求着個人勤勞的大部份應在個人的生活內產生出效果來。

所以實際的制限施加在這樣儲蓄的數量上，這樣儲蓄因努力與享樂間間隔的擴大能有效地被實行着。如正常的期間超過了，危險和浪費那就太大。納斯金（Ruskin）所引證的園藝的類似說是一個健全的理論。（Ruskin, Unto this Last, p. 145.）園藝師以適當的留心和蓄的接續犧牲可擴大生產出的莖的長度和花的體積。他可以被說是能無限地這樣做下去，但他如是聰明，他就會知道：不說較早的滿足單位的犧牲，祇是這樣擴大的增甚的危險，也在這個延緩上施加了一種合理的制限。「儲蓄」的部份可以並現是、應用來設立晚生果實的財富形式的，不僅因產業技術的各殊發達而有差別，並還因種族的遠識和道德性質而有差別。我們文明的式類既有進步，對複雜奢侈品的需要和供給這些奢侈品的技術也有進步，那麼，「迂迴」的生產方法會愈衆多；對未來世代的人們的注視既有增進，那麼，更多的資本將被投置在為他們產生果實的形式裏面。但現時在任何社會中對於能被應用到這些目的方面的「儲蓄」數量都有一種合理的和必



然的制限存在着。

第二，我們發見事實：上過剩的『儲蓄』超過所被需要來為幫助着滿足現時消費準備必須的資本形式以上，不是被更『迂迴的生產方法』吸收來準備遠隔的將來的消費。這個儲蓄中許多都被使用來增加這些資本形式的數目，這些形式的『存在理由』就是在滿足現時或最近的將來的欲望。紡紗廠、造紙廠、釀酒廠、鐵工場的增加，還比現時消費的發展為速。這個生產機械的增加事實上不能強迫消費相應地增加，使這些新機械形式和現時能運用這些形式的勞動充分地被使用着。

第十三節 對個人儲蓄的可能性沒有任何限制——儲蓄中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衝突

所以人們說生產率決定消費率，恰若消費率決定生產率，是不正確的。資本和勞動的現時生產力，建立了一個最高度的限界在現時消費上，但生產力的增加不能充分地發展牠的勢力，使消費有相應地增加。恰如在一個特殊的產業內，例如蘭加州製棉業內，過剩的儲蓄可被應用來設置

這些不能有效地被使用着的工場和機械——因關於牠們的出產物沒有市場——似的，在一般的產業內也是這樣的。人們說蘭加州的產業內資本的膨脹因一種錯誤指導發生出來，這個錯誤指導含有在產業的或種別的部門內資本缺乏的意義在裏面；這是不確實的。在產業的一個疲滯期間產業的每種其他重要部門表現出生產設備過剩，存積物供給過剩，以及勞動雇傭的缺少和不規則三者的同一徵候，儘管這些徵候的程度是不相同的。爲什麼產業界不應時時有這樣一般的不調節，這是沒有任何自明的理由。

人們普遍地承認因愚昧和計算錯誤，過多的新資本常流入某某產業內或某某產業的集團內，過少的新資本流入別的產業內或別的產業集團內；有些產業充塞着新資本，有些又缺乏。一切經濟學家容認暫時的生產過剩是在某某產業範圍內這樣地被招致出來，別的範圍內資本因此沒充分地投入。他們一樣容認在各種職業間這個資本的錯誤分配包含生產力的純浪費；這是不良的生產經濟。但是在一定的時期從資本應用方面的錯誤指導發生出的這個浪費，如果被容認爲一種自然的事；那麼，預期不在一組產業與別組產業間，但在一個時期與別一個時期間，資

本的一般錯誤指導可以出現，爲什麼是不合理的？換些話說來，預期儲蓄和投資階級全體關於在一定的期間經濟上能被產業有機體吸收的新資本數量可以受欺騙，是不合理的呢？他們既會這樣受欺騙，不可以被引導着時時努力於在產業的實際狀態下投置超過必要以上的大量新資本在有效事業中來爲將來要發生的消費增加率準備着呢？同一的不完全的知識，同一的短淺的識見，引起一種地方的錯誤指導的，也會引起一時的資本錯誤指導：關於在一個特定的時候經濟上可願欲的儲蓄總量，一些錯誤會發生出來。

『耗用』總量與『儲蓄』總量間實際上存在着的數量上關係沒建立在直接的，精確地被計量的，利己心的任何這樣基礎上，這個基礎會用來保持着恆常的正常均衡，在每個時候喚起恰正經濟上必須促進產業的發展并供備更大的消費的實際需要的儲蓄量。

反之，每個『儲蓄者』的利益在把他的儲蓄放置在他能尋求到的最有利的投資方面，並且他通常意識地努力於尋求這種投資時；他將從他的收入中儲蓄怎樣大一部份，這個質問不是在許多場合都形成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如果每一個人在儲蓄時以銳利的眼光考察他要得到的利

率，利率升騰時增加他的儲蓄，降落時減少儲蓄；那麼，關於我們所察見發現的儲蓄過剩和因此生產過剩，會有一種正當的有效經濟制限存在着。但事實上大多數儲蓄都是一種自動的歷程，以這個歷程超過必須維持習常的階級消費標準以上的過剩的收入部份儲蓄牠們自己。富厚階級的儲蓄當中許多都屬於這類性質。甚至就富厚較遜的階級的儲蓄說其中許多也是並沒注意到利率就被實行着；並且若干種類的儲蓄，目的在獲得將來一定量的收入的，實際上被利率的低落刺激着。

這樣麼在關涉着一般收入的範圍內，關於儲蓄對耗用的比率，沒有自動的制限存在着。在某分配的狀況下，富者過剩收入的自動的自我蓄積在儲蓄的總量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這樣的狀況下豫期用過剩資本充塞着產業的一種傾向會常出現，這是合理的。我們考究產業的有機體時，看見「儲蓄」對「耗用」的關係的不調整，僅能在一方面傾斜着。如果拿產業社會全體來考察，供給現時消費的儲蓄那就不會是過少；因為要消費率，它的增加比現時生產率的增加為速是不可能的；商店貨物購買的任何增加以提高價格並使更多的貨幣下流到生產的各途徑刺激且

緊張生產的活力，並且現存的生產機械如是不夠，那麼，牠就供給一個增加「儲蓄」的動力。在任  
何場合一個社會的消費不能比生產爲速。一個個人因用他的資本過生活（耗用他的資本，不生  
產或儲蓄任何物事來替代牠——譯者）能够這樣做；一國因以牠的資本過生活，向別國日大借  
債，把牠的將來財富抵押給別國，也能一時這樣做。但一個產業社會全體決不能以牠的資本過生  
活，並從消費這個名詞的確實意義說決不能「耗用過多。」這個說明需要單獨一種制限。儘管一  
個社會決不能以「耗用」把牠的資本罄盡，並不能增大牠的「耗用」如沒在同時增大牠的真  
實資本（這不必然包含新儲蓄的激勵意味在裏面。對現存的資本形式畀予更充分的活力，會使  
以貨幣計算的真實資本數量增大起來。工場和機械，縱然體現儲蓄卻沒現時或將來的用處的，沒  
有任何價值並沒增加真實的資本）；卻一個進步的社會一時減少她的消費到通常的比率下來  
充分利用將在未來增大的消費方面被證明爲正當的產業技術中新發見，這是無疑地將對牠有  
利益。

真實地，既有這個必然的制限，一個社會在耗用方面不能有所越過。但那個均衡（生產與消

費的均衡——譯者）可在另一方面傾斜着。一個社會可『儲蓄過多，』這就是說牠可以設置多量的生產機械並供備多量的貨物，超過必須維持現時或將來的消費以上。一個社會組成於非常衆多的個人，這些個人對於彼此間的行爲，欲求和意向是沒有任何親切認識的，這樣一個社會有什麼能禁止牠不作成一種錯誤計算將使他們在A. B. C. D. E. 五點的每點和在產業的一切或最多數部門內置放大量的資本形式超過需要以上呢？

有人說在社會利益與個人的利己心間存在着的融合性將禁止這個錯誤計算，或換些話說來，各個人將發見他們如果企圖不適當地增加資本的總量超過從社會的消費觀點說是對社會有利益以上，那麼，他們這樣做是得不到報償的。這個說法是靠得住的嗎？

一個個人全然爲自己而行動，資本置放在他的器具和他的粗製品或未完成的商品裏面的，決不會不當地增加這些物事。一個適當地統制着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決不會加添牠的機械的存積數或增大牠的原料或未製成品的數量，致使有一些機械置放着不使用或半使用，或使一些貨物不必要地充滿堆棧房屋並牠們的品質日漸損壞。但個人利益上的競爭參入時，這樣的保證就

不存在了。

在社會，如是生產手段的惟一所有人，設置新工廠和新機械不能有利的場合，個人這樣做可得到利益。

够多的資本業已投置在一種產業內來照有利的價格充分供給一切現時的需要，這個認識，不能阻止新資本的投置，如果新投資者有理由來相信他們的資本能被利用來替換別人所有的若干現有的資本。設使新來者能以優越的企業上幹練、有效的廣告、對雇工的賤削及其他方法奪得迄至那時在其他公司掌握中的營業一部份；那麼，他設置新工廠，以必要的機械供備這些工廠，並開始製造的歷程，是會得到利益。我們假設一例，譬如自行車工場，業已設置的，已超過能充分供給社會消費的數目以上。但若一個自稱的製造業者以爲自己能够從別的製造業者奪取很多的顧客，那麼，他將開始他的企業，製作新機械，儘管他的生產方法和他生產的貨物，不比其他製造業者的爲優良。這是一樣真實的，說到每個生產階段。在批發或零售分配業內業已設立的堆棧和店舖足以充分供給現時的需要，這個事實，不能阻止任何一人投入新儲蓄在新堆棧或新店舖的開

辦方面，如果這個人相信他能從別人以前握有的營業數量奪取大部份到他自己的手中。在一個地區內兩個食品商店可十分足以供給鄰近的需要，並保證充分的競爭。但如一個第三者，因非常誘惑的店面或貨物的仿單或糝混方面優越的幹練，能奪取充分的顧客到自己手中，那麼，他在店舖裏備辦生產的裝置和存積品是將獲得報價的，儘管在一方面這個產業和在別方面這個社會從他的行動不能得到任何利益。

事實上，有許多證據表明個人增加生產的機械是可獲取利益，即使不能合理地期望着這個機械能有利地使用着。蘭加州產業曾在這種情況下被充塞着工場和機械，這是企業家的一致的宣言。因延遲消費的願望過為強烈，巨大的貨幣數量，不能找尋到安全的有利投資途徑。在這樣的場合公司發起人的機會就來到了。他以外表妥善的欺偽意見書斂集金錢；與他共事的有營造者和建築技師，他們欲締結設立工廠的契約；有各種公司，牠們關於製造和供給機械有利害關係；有汽罐製造者和各種裝具製造者；有律師團體，他們的勞務是被需要來把這個公司安放在妥當的法律基礎上或確立這個公司的信用。一切這般人，和許多其他階級的人們的利益，是在把新資本



形式投置在生產領域內，絕對不問一個產業的情況和社會的消費是否多少必需牠們。

#### 第十四節 資本形式的過剩會驅逐利息降到零點這個反對論不是真確的

這些作業含有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間一種衝突的，滲透一切近代商業，但在這些企業內更爲盛行，在這些企業內複雜的機械執行非常重大的任務或虛偽的廣告術對局外者給與更大的有效加入機會。

在每個或一切這些場合個人的利益是在把新儲蓄投置在這些商業的部門中新資本形式裏面，這些部門內充足的資本業已存在着來幫助供給對消費貨物的現時需要。個人利己心經濟上阻止供給過剩，這是與真實狀況相隔甚遠；在生產各點 A. B. C. D. E. 的每點並同時在一切或大多數產業內能存在着過剩的資本形式超過足製造出每點的生產量以上，這也是與真實狀況相隔甚遠。在產業疲滯時泡沫公司的自動的發生和每種輕率的或詐欺的投資，證明每種正常職業的道路對於資本已閉塞着，證明現時儲蓄率超過在產業上是健全而必須的以上。這些泡沫公司僅僅是產業體上的瘤，這些瘤證明產業體的血液循環不活潑，不健全；這些公司是病態的『儲

蓄」上努力的結果，這個儲蓄在社會方面是不須尋求投資的途徑並是不應當發生出的。在這些「泡沫」公司之一崩潰時，愚昧的人緘默地以爲那些投資在這個公司的人們都是蠢笨的，他們可以尋求並發見更好的投資途徑。但我們略一考究時，我們就明悉在這個公司發生時對外部的公衆開放的任何安全有利投資途徑都沒存在着，每種健全的企業形式業已充分地被供給着資本。

初看起來，有擔保的英國政府公債及第一等鐵道和其他股票顯然是公開的投資途徑，泡沫公司內的投資者的愚蠢顯然是不選擇安全的利息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寧願選擇危險的利息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但這個辯論又復返到不健全的個人主義的見解方面去了。任何個人的投資者有新儲蓄的，都無疑地可公開購買祇有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的利息的穩妥債票；但這樣穩妥地被投置的資本總額既不會有增加，那麼，這種購買行爲會單單含有同等數量的別人資本的替換意義在裏面。如乙不出售有擔保的英國政府公債，甲就不能買入這種公債；所以甲和乙隸屬的社會不能投置新儲蓄在這種公債裏面。那些沉淪在泡沫公司裏的人們如果多少廣遍地努力把他們的儲蓄投入第一等投資途徑內，那麼，惟一的結果顯然會是這些投資的真實利益更大減

少遠在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以下。同一的結果也顯然會發生出來，如果法律多少有效地干涉這類公司的發起人。但有擔保的英國政府公債和其他第一等投資在這些時候沒有漲價，這個事實證明不健全的企業的發起人勸服了個人的投資者相信他們的成功機會不會比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爲小。從許多事例說投資者可聰明地實行選擇有很大贏利的小機會，因他對於獲得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的利息覺得不能十分適合他的需求。因爲我們應記憶着：因够多的銀行和建築會社業已存在着，新銀行和新建築會社是不必需要的，——這個認識，沒使人們以爲新冒險的企業的成功是不可能，或必然是不能有的事件。

所以儲蓄過剩不能發生，因以睜開的眼睛實行的最壞的投資應必生產出比以投資在有擔保的英國政府公債裏所能得到的要多些的利益，這個反對論，不是真確的。惟是在這樣的假定上牠會是真確的，這個假定就是：資本是絕對流動的，妥當的投資數量是可無限地擴大的，新資本形式在任何場合都不能排除或毀滅舊資本形式的用處。但這個，我們會察見，不是實際的事例。如果一切資本形式內競爭的絕對流動性存在着，那麼，新投資的利息在零點以上，這個事實，將證明資

本形式不會過剩。資本似有這樣的流動性，在人們從抽象的金融觀點觀察牠的時候。一個人會『儲蓄』的，顯然在銀行債權的形式內握有他的『儲金』，或顯然握有他能够在他所選擇的任何企業內投入的其他資金。但如我們所察見，真實的『儲金』代表他的生產的努力和他的『忍欲』(abstinence)的，必然在若干物質形式內體現出來，並且以此喪失這樣的流動性，這個流動性顯然附着這些儲蓄在牠在銀行的貨幣內被反映出來時。

第十五節 在資本的體現物方面存在着的在真實資本方面不存在着的過剩

產業疲滯的患害，或超過消費所加限界外的資本形式的過甚發展，大半直接地，但也間接地，被追溯到機械生產的發達中個人利益的自由活動方面。發明的本質上不規則性，公衆嗜尚的變動，市場的人爲的制限，三者都能使個別的資本家以損害社會得到利益。社會內個人的份子的利益這樣增附，這不能造成社會的利益。個人利益與公衆利益間一切這些方式的衝突，都從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的複雜性引導出牠們的勢力來。

機械的無節制的發展對於從專一地努力把社會的生產力中過大的一部份作成爲『儲蓄』

形式發生出來的產業疲滯應負最重大的責任，關於這件事情有兩點應明白地被理解着。

第一，過剩地被生產的是資本的形式，不是真實的資本。假設在蘭加州有五百個紡紗廠，但三百個已足生產所需要的數量；那麼，毀壞兩百個紡紗廠，毫不會減少真實資本的數量。假設兩百個紡紗廠被焚燬了，個別的工廠所有主遭受損失；但這個損失，如以貨幣計算起來，會因其他工廠的貨幣價值增高得到補償。紡紗廠中真實資本的數量決定於對這樣資本形式的使用的需要——這就是說，決定於棉製品的消費。如果三百個紡紗廠足夠執行供給一切製造業者所需要的棉紗的工作，那麼，五百個紡紗廠的價值是不比三百個為大；假設五百個紡紗廠平等地配分這個產業，那麼，這單單指示出真實資本不集中在充分地被使用的三百個廠裏面，稀薄地分布在五百個紡紗廠裏面，這五百個廠，如要不生產出過多的貨物，祇可做一半多點的時間的工作。

我們再轉而考察這個圖

$$\frac{a b c d e}{f} < f \text{ (消費)},$$

知道  $f$  (現時消費率) 決定能有效地被使用在  $a, b, c, d, e$  各點上的資本的真實生產力的

數量。產業技術的狀況包含工資率和其他勞動市場的狀況在裏面的，決定怎樣多的資本形式（工場、堆棧、鐵工場、原料等等）在任何一定的時候對體現這個資本（真實資本——譯者）是社會上必要的。但縱有一種經濟勢力來強制必要的最小限度的這些資本形式存在着，卻沒有力量來阻止個人利益的壓力使實際存在的資本形式不超過這個最小限度，並使在 *a. d. c. d.* 各點設備的資本形式不比必要的資本形式為多。

第二，生產過剩或生產的一般充斥，僅不過是真實患害的外部狀態或徵候。這個真實患害是消費不足或儲蓄過剩。這兩者彼此互相包含着。在任何一定的年歲一個社會的真實收入是分劃為兩部份，一部分就是被生產並被消費的，一部份是被生產但不被消費的——即被儲蓄的。這兩部份的適當的經濟均衡如有任何攪亂，那麼，一部份必過剩，別一部份必有缺乏。所以一切消費不足都含有儲蓄過剩的意味在裏面。這個儲蓄過剩在這樣過剩的機械和貨物內被體現出來，這個過剩就是超過經濟上被需要來幫助着維持現時消費的機械和貨物數量以上。但我們應記憶着這個儲蓄過剩是不用設置在產業內的新工場、新機械、等等的數量來計算的。在產業機構一次完

全被充塞着的時候，儲蓄過剩仍可繼續進展下去，但將被現有資本形式的累進的『使用不足』表示出來，即被造成產業疲滯的資本和勞力形式的『不使用』表示出來，

增大的儲蓄數量對於供備從人口增殖或任何其他原因所發生消費的被期望的增加是必要的。這樣增大的儲蓄，固然不是儲蓄過剩。在任何時候所儲蓄的社會收入的比率和絕對數量可適合地被增加着，如果在不久的將來時期當時的收入增大的比率要被消費着。設使在一個進步的社會內，爲着用經濟的最小限度的資本『形式』維持現行的消費標準，『儲蓄』對消費的比例是二對一〇；那麼，在任何一定的年歲，爲適應儲蓄對消費的比例會降低到一對一的將來狀況，儲蓄對消費的比例可增高到三對九。這樣增大的儲蓄將不是儲蓄過剩；這個儲蓄被體現出的資本形式將不與以前存在的資本形式相競，爭使市場價格降落。落各種努力，採取爲將來的使用實行的土壤的恆久改良的形式和美好建築物、船塢、鐵道、等等的修造的形式，可對一個社會供備出巨若干年間可增大牠的儲蓄比例的機會。但這樣的儲蓄必應被增大的將來消費繼續着，這個消費沒有相應的儲蓄附著牠。我們能無限地繼續增大我們儲蓄對消費的比例，僅被生活的實

際必要物的限界束縛着（即除開供給我們必要的生活外一切都可儲蓄起來——譯者），這個觀念，就是把生產代消費來安放在人生鵠的的位置上的一種幻想。

#### 第十六節 無節制的機械是產業上變動的原泉

機械會把消費不足或儲蓄過剩強烈化，因牠會增大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間衝突的機會。機械產業內競爭既極活潑，個人以消滅別人的舊「儲蓄」有效地利用他的新「儲蓄」的機會那便繼續增多；產業全部的日大的部份既屈服在機械的統治下，這個產業轉置自會增盛地發生出來；弱小公司用舊機械保持自己地位的鬭爭，改良的機械爲牠的增多的產品尋求市場的努力，兩者將繼續益頻頻地生產出過剩的貨物，因此對生產力的抑制，企業的崩潰，大量勞力的突然解雇，換一句話說來，產業疲滯的患害的一切徵候，將隨增大的惡毒顯現出來。

我們應明白地認知這個攪亂是因在這樣一個競爭的產業社會內個人利益的真正衝突引起來的，這個社會內改良的機械和生產方法之習常、廣大、和十分不可計量的效果一時對這個競爭者集團、一時又對那個競爭者集團、畀予鬭爭中暫時的利益。從前有人相信這個奮發的競爭，這



個個人利益的自由衝突能够創生出融和來；相信每個個人對自己各別的利益的堅執和聰智的追求形成產業秩序的一種確實的基礎，並使社會生產力最有效果地、最有裨益地、被配置着。

而今這顯然不是實際的事例，並且這個失敗顯然大率不能歸咎於各個人對他們各自利益可最好地被促進的方法之不完全理解，祇是因被授與各個人或個人集團的這個勢力，這個勢力就是自己獲取從改良的生產方法發生的利益而不注視到其他個人或社會全體的既得利益的勢力。

## 第十一章 機械和對勞力的需要

### 第一節 機械對雇工數目的影響決定於「需要的伸縮性」

我們討論機械對勞工的經濟地位的直接影響時，應分辨牠對下列四者的影響——（1）雇用的工人數目；（2）雇傭的規則性；（3）勞動的熟練、繼續、緊張和其他性質；（4）勞動的報酬。這些影響儘管在複雜的交互作用中密切地相關聯着，卻分開論究牠們是要方便些。

「機械對雇工數目的影響」——動機，誘引資本主義的雇主把或將以做勞力從前做的工  
作節省勞力的、或以使勞力愈有效能幫助勞力的、機械導入產業裏面的，就是一種減少生產費用  
的欲求。一個新機械或替換舊機械，或執行從前不用機械單用手的勞力執行的產業歷程。

在前一種場合企業家會計算到，關於製造、維持並運轉新機械來生產一定的產品所支付出的  
費用將比包含在舊機械的使用裏面的相應的費用為小。假設製造和運轉新機械的勞力所得  
到的報酬率不比牠替換的勞力所得到的為小，假設從每個機械的價格所得到的工資和贏利比  
例上是同一的，那麼；所成就的生產費的減少必然關於一定的生產量指示出勞力的純替換。既然  
製造新機械的熟練勞力所得到的報酬或會比製造舊機械的熟練勞力所得到的為大，既然因新  
發明從價格得到的贏利比例上大於因舊發明得到的「我們可拿這個與這樣利率的降落的可  
能性相對照，以這個利率製造業者能够借借入資本來設置改良的機械。如果一種經濟能在這樣  
的方面被產生出，那麼，因機械的採用實現出的勞力的替換可以不這般巨大——這就是說，一個  
製造業者能有利地採用一個僅「節省」小量金錢的新機械，設若他能够因以低下的利率借入

資本實行這個新機械的採用。參考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2nd edit., pp. 569, 570.) 那麼，勞力的實際替換，通常比兩種機械的貨幣價格間的差別所表現的爲大。再者，既然從一個舊製造業的公司事例說應算入廢棄現有機械的一種數量的費用，那麼，新機械對舊機械的代用將一般地指示出勞力的多大的替換。

同樣地，在機械最初接受一個新歷程的執行時，製造和運轉這個機械的費用，與以手的勞動生產一定數量的產品的費用比較起來，將含有雇傭的一種純減少意味在裏面，如果其他情事不變。新機械被採用，這個事實，證明關於一定的生產額雇傭有一種純減少，因爲在其他情況下（即除雇傭的純減少的情況外——譯者）任何經濟不會產生出來。

機械所畀予的雇傭量比所奪去的爲大，機械的廣汎的和終結的效果不是減少對勞力的需要——這樣一種說明是一般地被造作的，牠的意義究是若何？

普通的答覆就是：在生產費用中節省勞力的機械所完成的經濟將由生產者的競爭在較低的價格尺標內被反映出來，而且這個價格的降落將刺激消費。有人主張既然價格的降落會刺激

消費，那麼，生產量應大大地增加。如果我們再把為製造機械來幫助擴大的生產所花費的勞力，為維持和運轉這個機械所花費的勞力，及為運送和分配這個擴大的生產所花費的勞力，三者加着一起；那麼，我們將發見無論如何在新產業狀況下所需要的勞力，與在舊產業狀況下所需要的一樣多。這就是流行的家常辯論。

下述的例子從一個能幹的經濟學作家的書上抽出來的，是風行一世的這個辯論的一個佳妙例子——

「機械的初時採用事實上可在一時替換並減少勞力的雇傭量，可或從在別種情況下不能得到另一種雇傭的人們手中奪去他們的勞力，並全然創造出對另一勞動者階級的需要；但這個機械如從十個人奪去勞力，那牠就為一千人供備出勞力。牠怎樣活動呢？一碼洋布，用手製造需費兩個先令，用機械製造可祇費四辨士。一碼兩先令，很少的人買牠；一碼四辨士，夥多的人都喜歡用牠。廉價獎進消費；迄至那時僅上流階級使用的這個物品，現在我們看見勞動階級也都使用了。需要增大，生產也一樣增大，並還增大到這樣的程度，結果麼，現時在洋布的生產方面使用的勞工數

目據一定數量的洋布的比例縱然可是莫大地減少了，卻爲製造現在使用的累百萬碼洋布所需要的勞工數目總量大大超過在全部工作沒任何的機械幫助被執行時所從事生產的勞工數目總量以上。』(Leone Levi, "Work and Pay," p. 28.)

這個特定的例子，我們在察閱製棉業的統計時將發見一些理由來斷言牠是特別不幸的例子；我們現在轉而論究一般的事例，必觀察到經濟學的理论極端地反對這個『先驗的』樂觀主義。無論如何，在一個時期生產的一種經濟可不減低價格而增大贏利，這個可能有的結果，我們爲論究的便利起見且不注意到牠，那麼，我們將明白地察見這個辯論的全部價值決定於物價的降落關於刺激增大的消費的效果。現在價格的一定的降落將強制消費增大到怎樣程度，這個問題，我們在討論獨占的價格時，曾發見牠包含對每個事例的特殊情形的極端複雜的認識和人類動機的精密的計算在裏面。每種物事，都決定於『需要的伸縮性；』並且我們對於這個理論，即推斷在一個特定的產業內因機械生產引起的價格的一定的降落將刺激起消費的巨大的增加使與從前被雇用的一樣多的人們或比從前的要多些的人們都得到雇傭，不能證明爲正當的。反之，如

果兩組不同的商品的價格有同樣漸進的降落，那麼，關於刺激消費會有非常不同的結果發生出來。一種製造品的價格減少百分之五十可使消費增加成三倍或四倍那樣多，但別種製造品的價格減少百分之五十祇能使消費增加百分之二十。在前者的場合會使生產費和價格降落的機械的最後結果或將是對勞力的需要總量的相當增加，在後者的場合將是一種純替換。所以人們不能『先驗地』辯說特殊的機械採用的最後效果必是對勞力的需要的增大，並辯說機械替換的勞力將直接或間接被吸收着來助進機械引起的增大的生產。有人說：蒸汽鏈的使用替換了以前需要的十人當中九人，一個人用近代機械生產出的瓶子有從前六個人生產出的那樣多，在長靴和短靴製造業內一個人能做五個人通常做的工作，『在農具製造業內六百個人現在做的工作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要二千一百四十五個人纔能做完，以此替換了一千五百十五個人，』以及其他等等。〔一八八年職工組合大會主席夏弗脫 (Shafte) 的說明參考 (Carroll D. Wright, "Report on Industrial Depressions," Washington, 1886, pp. 80-90.) 〕總之在這些場合當中有些我們將發見，從這樣的替換發生的價格的降落會引起需要的巨大增加，使比從前還要多

的人數直接在這些產業內從事工作；在別の場合，這不是實際的事例。

下面引述的一八八五年在『產業報酬會議』(Industrial Remuneration Conference)的一段演說最有力地批評勒安·勒維(Leone Levi)的主張：

『五十年前織絨毯的工人用手拋梭每週製就四十五碼乃至五十碼，每碼所得報酬爲九辨士乃至一先令；但現在一個女子照看一個蒸汽織機，每日能製就六十碼她的雇主對她的勞力所給與的報酬每碼不到一個半辨士。現在這個女工用物的織機能做八個男子從前做的工作。從這個事變發生的問題就是這些男子現在怎樣被雇用着呢？在一個成衣店裏他看見一個女工使用縫紉機，就問雇主，這個縫紉機，給他（雇主）節省怎樣的男工的勞力。雇主答道，牠給他節省十二個男工的勞力。他又問「這十二個男工現在做什麼呢？」雇主又答道，「這些男工或者會在一種新產業內遠比從前在我這裏好好地被雇用着。」他又問，「在什麼新產業內呢？」但這個雇主除開照相術外不能指出任何新產業；最後雇主义說他們或者在製造新縫紉機業內能找尋到雇傭。此後不久他被邀請參觀美利堅 嚙禽 縫紉機製造廠 (American Singer Sewing Machine

Factory) 這個製造廠挨近革納斯果。他約同這個成衣店雇主前去，當他們參觀全廠時，偶然看見與這個雇主店裏有的完全一樣的那些縫紉機。於是他便詢問管理人，「一個男工製造這樣一部縫紉機需時好久呢？」這個管理人回答道，他不能講，因一部機械不是一個人製造的；他們製造的方法比這個方法（一個人製造一部機械——譯者）便捷得多——關於製造一部機械使用的男工在三十名以上；但他說「如果他們要製造這個特殊種類的機械，那麼，他們以他們的雇傭中每人每四日半的工作可製造出一部。」但有一部機械，附添着一個女工，能做十二個人差不多且十年間的工作，這個機械的所有主感覺着一方這十二個男工會被使用來製造另一部機械，別一方這些人中每人四日半的工作足以製造能替換其他十二個男工的另一部機械。」

從類似上述的事例說固然我們應記憶着，在直接、間接、從事助進一種產業的各類製造歷程中雇傭量的減少不能決定地證明機械曾引起勞力的純減少。如果生產額增大了，那麼，在抽取、運輸和種種分配歷程中的雇傭量可補償製造貨物和機械中雇傭量的減少。

## 第二節 機械對重要商品製造業者方面雇傭的直接影響的計量



英國這樣一個國家的產業史，對於這個事件的一般決定的判斷，不能供給充分的材料。十九世紀前半期在紡織業的某某部門內機械的應用引起的莫大的生產擴張無疑地使直接或間接關繫着紡織物生產的產業內英國勞力的需要增大起來。但第一，這不能視爲因紡織機械發生出的價格低落的通常結果，但這是大半因消費領域的擴大——莫大的新市場的獲得——在這個擴大中運輸的更大的能率和低廉會執行最重要的任務。第二，假設機械生產的紡織物，業已滿足最大多數消費者的迫切需要，那麼，我們不能隨便猜測，因改良的機械發生出的貨物的任何更甚的低廉對於消費和勞力的需要會有相應的影響。如果英國是一個自足的國家，僅爲牠自己的市場而製造；那麼，對於人口的增殖和國內消費的增大酌量後，機械應用到紡織業的結果會無疑地是紡織業內勞力的相當的純替換。十九世紀在機械的迅速發展下英國生產的膨脹所以不能被利用來正確地計量機械應用的通常結果。改良的機械的純結果就是維持或增大特定產業內的雇傭量甚或從事生產或供給一類商品的相互倚賴的產業集團內雇傭量，這樣一種信念，從經濟學的理論或產業上的實施說都沒有任何正常的根據。這個信念如適用到特殊地方或國家領域

的產業方面，那就更少正當的根據。在一方面排字和印刷業內新節省勞力機械的採用會使營業非常擴大，雇用的工人數目增加；在別方面最多數不列顛紡織廠、棉織物廠、毛織物廠、苧麻廠，及其他等等內最近的改良會使雇傭量絕對地減少。

下表指明從一八五四到一八九一年大不列顛生棉消費的相對增加和木棉製造業內雇傭的人數的，一般地表示出改良的機械和生產方法對於雇傭數量的影響：

年 份	生 棉 消 費 (以一百萬擔起算)	木棉業和帶線業內雇傭的人數 (包含小商人在內)
一八五四年	六、九	六二七、八一九
一八六一年	九、〇	六六〇、二三一
一八七一年	一〇、八	六四七、六三三
一八八一年	一二、九	六六四、二七九
一八九一年	一四、九	六八二、〇七五

英吉利聯合國鐵消費的相對發展和鋼鐵業內雇工數的相對增加兩者的統計證明出勞力的同一經濟儘管這個經濟的程度較差。

年 份	銑鐵消費的估計 (以百萬噸起算)	鋼鐵業內雇用的人數
一八五四年	二、八	一一〇、四〇八(一八五〇年國勢調查)
一八六一年	三、三	一四九、三六六
一八七一年	五、六	二二三、四四八
一八八一年	六、七	二四一、三四六
一八九一年	六、六	二四五、八四七

即使我們考究到附屬於這些特殊製造業的產業及處理大量低廉貨物的運輸和分配業內雇傭量，我們也不能斷言某某改良的機械的純結果不會是雇傭量的減少。

本書第十六章上雇傭統計指示出，一國關於應用節省勞力的機械到滿足人口的基本需要的貨物的生產方面進步愈大，從事這些生產歷程的雇工階級總數的比率愈小。在各國內最好的

可利用的統計也表明出重要產業全體供備的雇傭量的比率在近代機械方法好好地設置後減小了，這個趨勢在從事供給國內市場上所需要普通紡織品、金屬物和其他貨物的那些製造業內最爲強有力。

### 第三節 分離論者的雇傭測量的錯誤

爲判斷節省勞力的機械對於雇傭量的純影響，我們應採取一個更廣大的觀察。如果最初的影響是使貨物低廉，那麼，我們無須考究到對這類貨物需要的擴大來吸收因機械的採用替換的勞力。我們應考究到對別類貨物需要的擴大，這個擴大是因從最初一類貨物價格的跌落節省下來的收入部份的應用引起出來的。如果棉織物因改良的生產方法低廉了，那麼，首要的結果可以是一因一般收入的較小部份使用到綿織物方面引起的對食物、其他衣服料、家俱、等等需要的增加。如果我們因收入所由被耗用來獲得消費貨物的最大的總效用的公例明確地理解各市場的相互倚賴性，那麼，我們可指示出以分離論者的方法謀證明機械對雇傭量的一般影響的錯誤。

這個更廣大的觀察足使我們斷言：儘管機械的效果常可以是減少特殊的產業或產業集團

內雇傭量，却一般的結果當是維持着如從前樣的雇傭總量，如果從特殊的需要「解放」的收入（因需要的特殊物品的價格以機械的使用低落對這個物品耗去的收入減少了一部份，這一部份就是解放的收入——譯者）使用到對其他商品的需要方面。如果一個不列顛消費者階級會耗用牠的收入百分之十在飲食或衣服的物品上，如果改良的生產方法或運輸方法減少這些物品的價格一半，那麼，使用在別類商品上的這種收入的節省量百分之五將供備出與在飲食業和衣服業內所節省的一樣多的勞力雇傭量。

設使，如人們所可以駁斥，因機械的生產和運輸方法的應用日常消費的最多數貨物的價格都同時趨於減低；那麼，通常結果會是激勵起新欲望並以此創生出對被替換的勞力給與雇傭的新生產途徑。事實上這是產業世界內經濟勢力的通常作用，這個通常作用是不被儲蓄過剩妨害着的：這個理論是沒有人能嚴重地懷疑的。

如果機械方法的改良在各種產業內是規則的、漸進的、繼續的，那麼，關於減少雇傭量不會發生重大的影響：年青的勞動者發達到進入勞動市場的時代的，會流入正增大雇傭量的產業內，其

他產業內從事工作的工人通常死亡率或向別的相關聯的產業慢慢移徙兩者，將應付其他產業內雇傭量的減少。

但若產業的改良是突然的，不規則的和不可計算的，那麼，這個自然的調整就是不能有的。機械發達的這個不規則的作用曾證明為對這些多數勞動者團體是有妨害的，這些團體的雇傭是易遭受突然的和巨大的收縮。時時刻刻大多數的熟練勞動者發見他們個人的熟練技能的價值被消毀了，並迫而獲得新熟練技能或在不熟練的勞動市場上競求較低的生活。

在一個產業因嚴厲保護制度實質上被限制到國內市場方面的場合，這些轉置比在商業的自由供備出更大的國外貿易伸縮性的場合是更大、更頻繁、更有害。這大率可說明為什麼在近代一般產業疲滯的風浪掃遍產業世界的期間失業的數量在高度關稅的國家如法、德、美三國內比在大不列顛為大。〔參考 Memorandum on British and Foreign Trade, Cd. 2337. (Second Series, Board of Trade) 〕

機械發達中這個不規則性包含在某某時候勞力的一時的大替換在內的，固然不是失業間

題中不重大的要素，儘管是如第十一章所述對主要原因的從屬原因。

如果在一個產業社會內收入的分配狀態使因改良的機械或其他經濟實現的在特殊商品上一般支出的每種節省自動地刺激起在別種商品上增大的支出；那麼，這樣產生出的一般產業的興旺情況會迅速地、容易地、吸收那個製造特殊商品的個別產業內被替換的勞力。所以不列顛產業設使通常地留存着在一九〇〇年的狀態下（倘若牠可以這樣，如果當時暫有作用的人為刺激被通常的自然刺激替換着），那麼，對減少雇傭量的機械影響的訴苦聲將不會聽見了。

#### 第四節 機械的採用對於雇傭規則性的影響

但在實際的產業狀況下機械生產對於與雇傭量有區別的雇傭規則性的攪亂影響是極為重大。我們祇有非常少的方法來計量產業革命前雇傭的不規則性，致使我們不能判斷從前的缺陷與近代的缺陷是否同一巨大：因新生產方法突然採用引起的浪費確然較小，但市場的制限和障礙可招致出對產業十分一樣有害的純浪費量。

農業這個產業部門在從前遠比在現時為重要而且製造業也比現在為更仰靠原料的地方

供給時，氣候和其他自然的障害當必惹起雇傭的大不規則性。

但我們應注意尼柯爾孫 (J. S. Nicholson) 教授所提示的兩點。他發見兩個公例或趨勢有減少機械的攪亂影響的作用。他主張(1)生產方法中作成的急激變化將逐漸地繼續地被採用着；(2)這些急激的變化——這些不連續的突變——因發明的小增積者的進展趨於減少牠們的相對重要性。(J. S. Nicholson, "Effects of Machinery on Wages," p. 33.)

歷史確然表示出大發明的較充分的應用是緩慢的，儘管尼柯爾孫教授幾許過於重視勞力的可移動性和勞力對防備迫近的變化的能力。力織機的採用故事顯明出某某區域的手織業者所遭受的可駭怕的禍難，儘管這個變化是逐漸地實現出來的。多數手織機的使用與力織機的發展巨長時間相並地繼續着，這個事實證明手織業者的不可移動性，這些手織業者因愚昧和無能使自己適應變化的環境保持着不規則的、報酬低下的工作。(Babbage, "Economy of Manu-factures," p. 230.) 在大悲慘曾被惹起的大多數場合，有直接作用的影響不是機械的採用，但祇是時式(時髦式樣——譯者)的突然變化。這說到約克州的硬布製·婦女圍裙寬緊箍的製造業



者，及柏德佛德州 (Bedfordshire) 霸克斯 (Bucks) 赫爾特 (Herts) 和 愛舍克斯 (Essex) 的麥  
程編組物製造業者就是這樣的事例。(參考 Thorold Rogers, "Political Economy," (1860),  
pp. 78, 79.) 突然實施的保護關稅的反常性似乎大半可是一種有效的攪亂根原。在因新機械的  
適用發生的替換的範圍內，人們說充分的警告是被給與工人使他們能制止勞力再流入這樣的  
產業內並能把勞力轉向導入隨順新生產方法而發達的其他產業內，儘管有許多災難加在業已  
在較舊的產業方法內專門化的勞力上；這無疑地大概是正確無誤的。

再者，某某機械產業內發生出來的變化助長勞力的適應性。許多機械歷程或是共通於許多  
產業，或是祇有極微的區別使相當聰明的習於一種歷程的工人轉瞬就能學知另一種歷程。如  
果『從一種產業容易轉移到另一種產業的一般能力，每年真比在產業的一個部門內專門化的  
手工上技巧和技術上知識益增重要。』(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 607)；參  
考 Cunningham, "Uses and Abuses of Money," p. 59.) 但還參看本書第十三章，那麼，我  
們將察見一種進步的勢力趨於減少從特殊機械的新適用發生出的失業數目到最小限度。

但尼柯爾孫教授的第二個公例從牠的作用說是富於思考，鮮可信賴。這個公例像似包含對多數大發明的一種絕對限界的意味在裏面。急激的變化無疑地一般被發明的較小增積者跟隨着；但我們不能保證十分與舊急激變化一樣重要的新急激變化在將來不會發生出來。關於機械發明的進步或這個進步可被成就的率度沒有何種限界存在着。如果在當作動力的電氣的一般適用方面某某開始的困難能被排除；那麼，有種種理由足使我們相信因我們所有迅速地傳達消息的改良方法我們的工廠制度可遠比在蒸汽的場合更迅速地被改組，勞力可更迅速地被替換並在可大大超過勞力能使自身適應新產業狀況以上的率度被替換着。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任意假定勞力的可移動性必常應與新的、攪亂勞力的、發明的應用步伐上相一致。既然我們不能假定市場的擴大與生產方法的改善同一地進展，那麼，機械的改良應顯然視為雇傭的不穩定的二種通常原因。雇傭的喪失可僅是短暫的，但因勞工的生命也是『短暫』的，可視作勞動生活內攪亂要素的這樣喪失實有相當的重要性。

## 第五節 無組織的機械產業對於雇傭規則性的影響

機械，除開因牠的採用引起的變化外，助長雇傭的規則性或不規則性，是人們能頗確切地答覆的一個問題。個人的工廠的結構和牠的時時增大的昂貴機械數量，似乎初看起來對於雇傭的規則性給與一種奠基在資本家的自利心上的直接保證。雇主沒使用昂貴的生產設備或機械而且能夠敏活地增加或減少他們的雇工數目使步伐上與『季節』產業如柔毛或造花的需要相一致的，他們所能成就的經濟據說維持着倫敦『血汗』產業當中有些雇主置備非常大量的固定資本的，他們的個人利益就是在強有力地愛護勞力的充分的和規則的雇傭。所以機械似乎助長雇傭的規則性。在別一方面尼柯爾孫教授有很多的證據來辯護他的說明，即『在生產上需要大量的固定資本的商品裏面』出現了價格的大變動。這些價格的變動有工資和雇傭的不規則性的相應變動伴隨着牠們。』(“Effects of Machinery on Wages,” p. 66.) 總括說來，在一方面機械製造品的每個生產人的利益在供備規則的雇傭，別一方面一種更廣大的產業上勢力又強迫他促進雇傭的不規則性。這個勢力是什麼呢？是未被統制的機械。在機械生產的各種單位，個人的工廠或製造所裏面我們看見各部份間可讚賞的秩序和精確的調整；在機械生產的總體裏

而我們沒看見任何組織，但祇看見不可捉摸的投機的混亂。『產業尙未使自己適應機械所產生的環境的變遷。』這就是一句命脈話。

在商業的貨幣制度下，儘管商品還是交換商品，却這個交換的根本條件是那些握有購買力的人們將願意使用購買力的夠多的部份來需求消費的貨物。如若不然，那麼，生產物的生產就不是適當地被刺激着，同時消費品的需求也被抑制着——這個情形，企業家正當地視爲物質的資本形式的供給過剩。生產愈緩慢，市場「但市場的空間領域的增大，在有些場合，特別是在易受地方的時式和其他變動影響的奢侈品場合，可使一個產業更形穩定。英國絲織品市場的狹小有雇傭變動和技能低下的意味。一個廣漠的市場助長技能的改善和雇傭的穩定，所以製絲業儘管仍是紡織業中最不穩定的部門，却牠現時遠比在十八世紀少變動。（參考 Porter, p. 225）」愈狹小，信用愈不發達，那麼，這個巨大的計算錯誤的危險愈微末，產業的調整力愈堅定地有效能。但近代機械曾莫大地擴張市場的領域，競爭的規模，需要的複雜性；而且生產也決不是爲小的地方的、現在的需要，是祇爲大的、世界的、將來的需要，而生產。所以機械是這些大變動的直接的物質原因，這

些大變動引致出工資和雇傭的不規則性，這個不規則性就是這些大變動的最不好的結果。

這個不調整的情形趨於在如何廣大的程度內調整自己？尼柯爾孫教授相信時間將迫使機械與牠的環境間一種更良好的調整關係生產出來。

「蒸汽交通的巨大進展和全球上電報的廣遍設置曾使近代產業從一個巨大的星魚發達成這樣一個巨大的動物 (*ηὕρα ζῷον*) 星魚的構成部份當中任何部份可被殘毀而不影響其餘的部份，這個大動物因一部份受極微的傷害全部都感覺痛楚。在美國，甚至在我們的殖民地現時與在英國一樣敏銳地感受着產業的疲滯。再者，時間的推移中，因組織的增盛和不健全的投機的減少，市場的擴張必使價格更形穩定化；但現在攪亂的勢力常全然勝過推測的主要要素。」(Op. Cit., p. 117.)

在這些勢力的壓迫下資本的組織無疑地正向前進展，而且這樣的組織在已有很遠大的進展時無疑地要使不健全的機械減少。但組織中這些步驟，恰正在使用大量固定資本的產業內曾被採行過；而且在這些產業內仍然發生出重大的變動，這個公認的事實，證明這樣組織的穩定化

的勢力尚沒有時機表現出自己。愈益巨大的有組織的資本的競爭似乎誘發日更遽烈的投機和日更巨大的變動。迨至各種資本全體組織成一種「聯合」形式或某種程度的「聯合」後組織的穩定化的勢力纔能有宰制力。

#### 第六節 近代產業招致失業的各種形態

但在英國無論如何還有另一種勢力，在機械的增大的適用下，與說促進投機生產的減少，勿寧說助長投機生產的加增。我們曾察見從事生產享樂品和奢侈品的工人的比率日形增大，從事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工人的比率日形減小。報酬漸減公例的作用將容許這個趨勢進展到如何廣大的程度，我們在此處不能討論。但統計指明這是美國和英國的現在趨勢。享樂品和奢侈品的需要根本上比必需品的需要更不規則，而且商業上更不易被計算。我們在需要最大、最穩定、最可計算的產業內發見機械生產的最大經濟。所以機械的效果就是迫使日益夥多的工人從比較上穩定的雇傭方面轉而走向比較上不穩定的雇傭方面去。再者，奢侈品的需要顯然趨於變成更不規則，更難被計算；一種相應的不規則性也被放置在從事生產牠們的產業裏面。二十年前考文特烈

絲帶織工能在冬天幾個月間『存積製造品』，因為絲帶縱可常被分類為奢侈品，却某某樣式年年有相當穩定的售賣。現在時式的變動遠為銳利並愈益頻繁，絲帶消費者中越巨大的部份都感受時式變遷的影響。所以豫測市場愈日困難，為存積而製造的貨物愈少，為有人訂定而後製造的愈多，訂定做就的時間越短。所以織機和織工在一年的大部份期間閒空着的，被驅使來在不規則的短期間實行猛烈的生產活動。這一樣適用到許多其他季節產業和時式產業。需要的不規則性阻止這些產業收穫機械經濟的完全利益，儘管機械和動力的部份的適用幫助完成迅速做就的訂貨契約。所以社會收入的增大的部份耗用在奢侈品上的，需要社會勞力的增大的部份被使用來生產牠們。這指明出勞力從較穩定的雇傭形式流動到較不穩定且又不穩定程度時常增高的雇傭形式方面。城市工人當中越大的部份不斷地流入與備辦並保存動物和植物的生活資料有關聯的產業，男女帽子、糖菓和釘書的產業，受氣候影響的產業，休假日和季節的產業，或嗜尚和時式的變遷甚有作用的產業。

這樣歷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惹起的一時失業的形態顯有三種。(1)繼續增積的節省

勞力的機械替換多數工人，逼迫他們全部地或部份地失業（即完全沒有工做或有一部份工作做——譯者）直到他們自己已『適應』新經濟狀況時。（2）有廣大不安定市場的機械產業特別趨於引起的錯誤計算和一時生產過剩造成定期的深沉的『產業』疲滯，一時使大羣熟練和不熟練的勞動者沒有工作做。（3）重要商品的產業內機械生產的經濟驅迫勞動者的增大的部份投入這些產業內，這些產業就是從事供給需要上較不規則的商品，以此這些產業內對勞力的需要的變動必是較巨大的。

最多數經濟學家仍深深地染濡着『經濟勢力』的活動可造成堪讚嘆的秩序和經濟這個信念的，顯然把不可歸屬於個人的缺點和無能力的一切失業視為產業進步所由完成的調整歷程的自然和必然結果，全然忽視上所述三種失業當中後二種的緣故。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個通常的年間任何一定的時候勞動家因他們從事的產業的暫時疲滯而失業的遠比因產業的經濟結構中有機變遷造成的變動而『失業』的為多。

原來因產業疲滯引起的『失業』的大小和重要性是極不透澈地被理解着的。下面的統計



(Statistical Tables, Cd. 2337, 1904) 列示前二十年間的變動：a 一般的熟練產業內的變動；b 比較上不穩定的產業內的變動——

年 份	一切職工組合的百分率	造引擎業造船業和金屬業的百分率
一八八四年	七、一五	一〇、八
一八八五年	八、五五	一二、九
一八八六年	九、五五	一三、五
一八八七年	七、一五	一〇、四
一八八八年	四、一五	六、〇
一八八九年	二、〇五	二、三
一八九〇年	二、一〇	二、二
一八九一年	三、四〇	四、一

一八九二年	六、二〇	七、七
一八九三年	七、七〇	一一、四
一八九四年	七、七〇	一一、二
一八九五年	六、〇五	八、二
一八九六年	三、五〇	四、二
一八九七年	三、六五	四、八
一八九八年	三、一五	四、〇
一八九九年	二、四〇	二、四
一九〇〇年	二、八五	二、六
一九〇一年	三、八〇	三、八
一九〇二年	四、六〇	五、五

如果我們記憶着這些數字僅適用到有良好組織的職工組合方面，這些職工組合通常包含比一般工人或較不易於在『產業的消沉時期』失業的各種產業內最高度熟練的工人，並記憶着建築和季節產業不包括在這個計算內，及顯然比男子產業爲不規則的婦人產業也完全被忽視；那麼，我們知道這些統計顯然極不適當地表示出在這些期間勞工階級總數中失業的比率。一主要和小規模紡織業的報告』從通常工資減去百分之十來表示失業，儘管這些數字所關係的一八八五這年被說是『適切地具有一個通常年的特色』(page 12)

然而這些數字指示巨一個長時期『失業』的平均數的，極不適當地表明出不規則的雇傭對於勞工階級的工資、工作能率和特性所施加的損害。第一在這樣一種推算中沒參酌到『在數月的短期間』多數職工團體常一起工作。第二，關於計量『失業』的患害，應視察到最大限度的狀況，不應僅注視平均的狀況。如果一個人往往在一個時候一月沒得到食物的供給，那麼，表示他

平均一年每月都有過多的食料和飲料的數字不能適當地指明出他所遭蒙的危險。如果在每十年間各有一次我們發見熟練的工人百分之十和很大部份不熟練的工人一起失業幾個月，那麼，這些數字所計量「失業」的經濟上痛苦從任何意義說決不能因產業興旺時期的充分或過多的工作得到報償。

### 第七節 一般結論的概要

我們從機械生產的確實趨勢推究出的結論指明：如果人們考察到雇用的工人數目和雇傭的不規則性，這兩個對勞力的需要的主要成分，那麼，便知道在現時的狀況下機械沒一般地助長對勞力的增大的穩定需要。機械趨於迫使勞力的增大的部份跑到下述三種方向去。

(1) 到發明、設置和維持機構來製造機械的方向去；並因製造機械的勞力繼續地被機械替換，到製造與直接從事生產消費品的機械更遠隔的機械方向去。這樣被使用的勞力量與一定的消費量比較起來必是時常減少。除開消費量的大增加和新種類的消費創興外，任何物事都不能維持或增加這些機械製造產業內對勞力的需要。

(2) 到分配技術上的專門化，再分工和精練這些方向去。商人、代理人、零賣商人的倍增是前四十年間英國產業內非常顯著的一種形態，儘管有許多勢力助長分配事業內的集中化；這個倍增是機械影響的自然結果，因機械把勢力的增大的部份從『製造』歷程解放下來。（就是『製造』歷程方面使用的勞力比例上減少了——譯者）

(3) 到供給新財富形式的方向去，這些形式 a 或完全是非物質的——即智識的、技藝的、或其他個人的、勞務；b 或一部份是非物質的——例如技術或熟練的工作，牠的價值構成於個人的欣賞或自發的精力的體現；c 或在需要方面太不規則或未充分地擴張使機械的應用可被容許。須學習的專門職業，技術、科學、文學以及從事生產奢侈品和奢侈役務的那些勞力部門，供備出時增大的雇傭量，儘管在一切這樣的職業內勢力的供給非常超過需要，使大部份的失業成爲慢性的。

所以社會的份子增殖時，個人想更充分地滿足他們現在的慾望並繼續發展新慾望來形成更高、更豐富的消費標準時，沒有證據來合理地斷言機械有引起勞力需要的純減少的效果，儘管機

械趨於減少『製造』業內雇傭的比率；但有堅強的理由來相信機械趨於使雇傭愈不穩定，使所有權更不牢靠並使市場價值越更變動。

